

更新的禱告
宣教人的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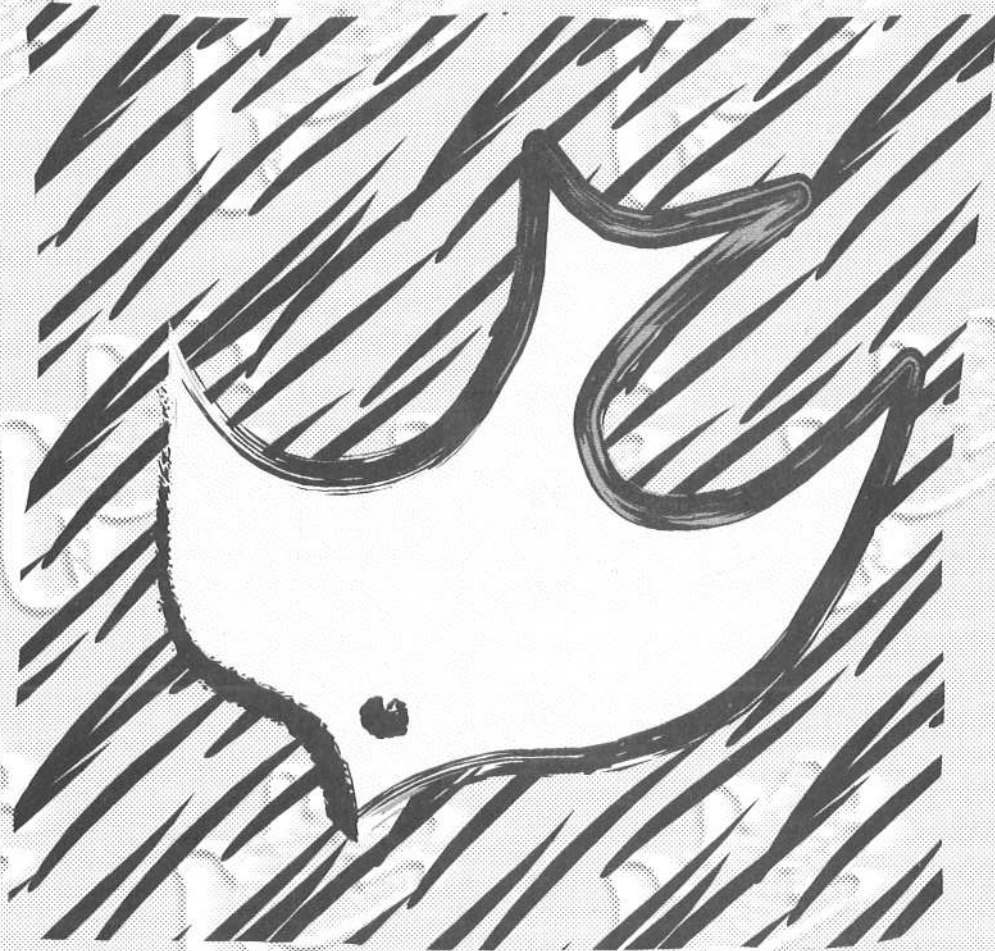
大使命

季刊 第十五期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May 1997



禱告復興

目錄



大使命

季刊 第十五期

一九九七年五月

卷首語

聖會-悔改-復興 王永信 3

主題

聖經論復興 賴若瀚 4

復興時機已屆 站在破口防堵 David Bryant
林成蔭譯 10

Revival Is Coming! Stand In the Gap! David Bryant 14

普世教會復興實例 連達傑 20

華人教會復興簡史 李振群 24

驕傲的心與謙卑的靈 Nancy L Demoss 林成蔭譯 27

專欄

差傳新動向
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 王永信 28

靈命塑造
「宣教人」的塑造 滕近輝 32

靜語心曲
Restoration -- 更新的禱告 賴若瀚 38

異教的挑戰
空與情 ——
對佛教的研究與批判反省(二) 39
梁燕城

報導

聖彼得堡通訊 45

西班牙華人福音工作新契機 46

多倫多教會援助阿爾巴尼亞 47

從舉手到工場 48

「差傳：教會的命脈」 48

全球福音會議定公元二千年在耶路撒冷舉行 49

封底

芬尼之「復興的七點跡象」

出版者：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美國總會：769 Orchid Hill Lane
Argyle (Copper Canyon)
TX 76226, U S A
Tel: (817) 455-2205 (972) 445-5490 (metro)
Fax: (817) 455-2198
E-mail: 74513.3361@compuserve.com

香港分會：Rm 914, Block C, Bell House, 525-543 Natha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540-0131 Fax: (852) 2540-9770
E-mail: gcchk@ap.net.hk

加拿大：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L4C 9X9
通訊處 Canada
Tel: (905) 884-3399 FAX: (905) 884-9465

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
滕近輝 (主席) / 高雲漢 (書記) /
葉陳淑淑 (財政) / 宋仲虎 /
孫約翰 / 楊嘉善 / 王永信

香港董事會：Hong Kong Board
黎建強 (主席) / 劉怡翔 (書記) /
雷瑞英 (財政) / 王永信

加拿大董事會：Canadian Board
高雲漢 (主席) / 陳國瑄 (書記) /
陳琛儀 (財政) / 陳啓榮 / 馬英傑

會長：President 王永信

副會長：Vice President 陳惠文

行政主任：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陳偉文

靈修主任：Director of Spiritual Formation 王志學

出版主任：Director of Publications 林成蔭

香港分會執行幹事：黃生蕙碧

Executive Secretary,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特約同工：Ministry Associates
杜祥光 / 李錫然 / 利錫培 /
陳琛儀 / 常思恩 / 葉陳淑淑 /
鄭彼得 / 盧得生 / 嚴建平

財務顧問：Financial Advisors
王偉奇 / 余紹樓 / 楊嘉善

顧問編輯：Editorial Consultants
溫以諾 / 盧家駁 / 陸蘇河 / 龍維耐
Paul Cedar / Patrick Johnstone /
Jim Montgomery / John Robb /
Bob Waymire

特約編輯：Contributing Editors
周子良 / 林慈信 / 曾景雯 /
Luis Bush / Howard Snyder /

編輯委員會：Editorial Committee
王永信 (總編輯) / 陳惠文 (主編) /
林成蔭 (編輯) / 賴若瀚 / 梁作榮

設計 Graphics Design：沈志明

本刊文章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或大使命中心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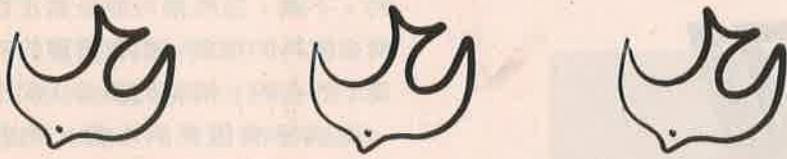
本刊歡迎轉載，以期廣於宣揚，請函美國總會。

© 1997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聖會—悔改—復興

王永信

(尼希米記八章、九章)



教會今天最大的需要是真正的復興。我們迫切需要全然聖潔的主臨到我們中間，給我們更新的生命，塑造我們成為合祂心意的人。

主要我們做「世界的光」。要我們照亮身邊的社群；祂差我們出去，驅走黑暗。

主要我們做「世上的鹽」。鹽有阻緩腐化的作用，我們要按主的吩咐成為社會上抵抗罪惡的力量！

復興，是屬主的人與主建立一個正常關係的經歷：罪被對付清楚，基督成為教會的中心，「順服主的教訓」成為我們行事為人的首要事務。教會得到真正的復興，未信主的人亦會醒覺到他們需要信基督得救贖。

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火焚燒的消息時，正身在異鄉。聽到後，他坐下哭泣、悲哀數日。

尼希米傷痛是因為城牆和城門的情景，與主的聖民在靈命上的可憐景況相似。有見及此，尼希米計劃要回到耶路撒冷，帶領以色列民重建城牆，也重建他們與神的關係。

尼希米記 8 章 1 節說：「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裏。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

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

注意經文說他們聚集如同一人，這明顯是指他們同心，心中想著同一件事，他們的心思意念都放在與神和好上面。

這節經文下半部說「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摩西五經是他們當時全本聖經，他們很想知道主要藉著這律法書向他們說些甚麼。

歷史上的每次復興都隨著信徒重新重視主的話而來，當我們開始按著主話語的吩咐去生活時，便是迎接復興來臨的時候。

尼希米記 8 章 6 節繼續說：「以斯拉稱頌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頭，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這是個不尋常的聚會，他們所聽到的，他們放不下，他們感到自己的罪，必須對付這些罪。

再看尼希米記 9 章 1-3 節：「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頭蒙灰塵。以色列人就與一切外邦人離絕，站著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

己的地方，念耶和華他們神的律法書；又四分之一認罪、敬拜耶和華他們的神。」

當會眾第二次在嚴肅會聚集時，他們比第一次更同心，他們對神有更深的渴慕。他們「聚集禁食」，禁食是要回應神向我們所說的話，乃是基督徒的一種操練。在禁食期間，我們要求聖靈彰顯，並挪去一切攔阻我們親近神的東西。

禁食也是渴慕神的表現。它不單指食物，也包括電視，某些娛樂，甚至日常鎖事如購物等，為的是讓我們把精力和時間都完全放在主的身上。

除了禁食，會眾也脫去他們的禮服，換上麻衣，把塵灰撒在頭和肩上，他們不再彼此褒揚重建城牆的成功。

穿麻衣代表羞愧，是內心感受的外在表現。我們必須清楚羞愧的反面是自我中心，驕傲的人常常注意自己，是很嚴重的罪。

會眾聽了律法書的頌讀和解釋後，都承認自己的罪並深切悔改。從神所帶給他們榮耀的改變上，以色列人與主的關係有了奇妙的更新，主的恩典大大的傾倒在他們身上！

復興並不是廉價得來的。我們絕對不能指望神會按照我們的程序或時間表行事，若要有復興的能力，必先有復興的禱告。

問題是，我們願否付代價？

(取材自 AD2000 United Prayer Track。)

聖經

論 復興

賴若瀚 著

今日教會需要復興！活在這樣罪惡滔天、人心不古的世代中，教會更需要復興！讓世人知道我們所信的神是滿有能力、改變生命的主宰！



聖經中對復興這課題直接論述的經文不多，但對復興事蹟的記述卻不少。根據史密夫 (Wilbur M. Smith) 的統計，全本聖經最少有十六處記述復興的事蹟 (註一)。在這篇短文中，筆者並不打算 (亦不可能) 對這些

經文逐一詳加討論，只能概括性討論其中要點。

在進入經文的解釋與應用之前，讓我們先探討復興的意義。

一、復興的意義

「復興」是甚麼？對這問題並沒有一致的答案。有人認為復興與教會增長有關，當教會人數增長的時候，復興就來臨。亦有人以為復興與激情分不開，當復

興來臨的時候，人會有某些情緒的表現 -- 如喊叫、大聲禱告、痛哭流涕等 -- 許多都是外顯的。不錯，這些都可能是真正復興來臨時的現象，但有復興的現象 (外在的、情緒的部份) 卻不一定表示有復興的本質 (內在的、靈裏的部份)。

真正的復興是永生神的靈大能的工作，為教會與個人帶來靈裏的回轉與更新。但許多人所注重的只是復興的現象，神學家特別將這種情況定名為「復興主義」(revivalism)。「復興」與「復興主義」基本上是不同的。復興主義只注意宗教的激情，刻意用各種的活動來促使復興現象的來臨，是用人為方法去催生，注意外表的活動，數字的統計，場面的壯觀等。

到底甚麼是真正的復興呢？曾經帶領美國教會進入大復興的 Charles G. Finney 給「復興」下定義說：「復興是基督徒重拾初愛，使罪人對神有所醒覺與回轉。一個真正的復興可以挑旺、振奮與重整一個退後的教會，並使不同的人重新注意神的命令。」(註二)

另外 Edwin Orr 博士指出，新約論復興的最佳定義是記述在使徒行傳 3 章 19 節：「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 (times of refreshing) 就必從主面前來到。」意思是經過人的回轉歸正，脫離舊人的生活之後，神的同在 (presence) 就會出現，使人過著更新舒暢的生活。因此神的同在與復興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註三)。

二. 復興的條件

復興明顯是神的作為。然而在復興來臨之先，許多時候會有一些共同的現象出現。

歷代志下 7 章 13 -14 節可算是舊約論復興的一段主要經文。原因是它包含幾項復興的要素。舊約學者 Walter C Kaiser, Jr 曾說：「歷代志下 7 章 13-14 節是研究聖經中復興的中心經文，它可以作為歷代志下全書的一個模範大綱，而且為所記述的五個坐大衛寶座的猶大主要的王提供所要討論的資料。」（註四）

這段經文十分簡短，但卻充滿屬靈的信息：「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3-14）

許多美加地區的信徒或團體經常引用這段經文在「全國祈禱日」(National Day of Prayer)，作為鼓勵為國祈禱的聖經根據，讓這個以真神信仰立國的國家可以回轉歸向神，因為聖經說：「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詩 33：12)。嚴格來說，這段經文的歷史意義是



針對以色列人當時的需要，是神根據祂與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應許約言。「這稱

為我名下的子民...」當然是指以色列百姓說的，而最後一句「醫治他們的地」亦是以申命記中神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為背景。

然而我們仍可支取這段經文的寶貴教訓。廣義而言，新約信徒都是「稱為神名下的子民」，而現代教會的屬靈與道德的情況與以色列人當時的情況，亦相去

不遠，因此經文的信息可應用在今日教會中。

復興來臨之先，神的百姓必須具備下列四條件：自卑，禱告，尋求神的面，轉離惡行。

其實在歷代教會的復興運動中，都同樣有以上所述的主要條件。中國山東教會的大復興，是因為有不少宣教士與傳道人，根據這段經文中的四條件，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付上禱告的代價，聖靈因而運行在他們中間，多人悔改認罪，復興的火不斷地燃點遍及整個山東以及華北地區。

W C Kaiser 將這四條件與猶大南國五個王的復興連在一處，構成下列圖表：（註五）

| 歷代志下七章 14 節的命令 | 歷代志下其他的經文 | 猶大國主要的王 |
|----------------|-----------|---------|
| 自卑 | 11-12 章 | 羅波安王 |
| 尋求我的面 | 14-16 章 | 亞撒王 |
| 禱告 | 17-20 章 | 約沙法王 |
| 轉離他們的惡行 | 29-32 章 | 希西家王 |
| 自卑 | 34-35 章 | 約西亞王 |

現分述這四項復興條件如下，並分別引用歷代志下其中一個王所帶領的復興為例証：

A. 自卑（或謙卑自己）

自卑先是一種心態，然後基於這心態轉化成行動。復興是讓神的工作彰顯，因此不能有「自我」的成份存在。許多復興不能來臨，是因為「人」的攔阻，人的驕傲、自恃，人要高舉自己，以致神的靈不能自由運行作成祂的工。

歷代志下卅四至卅五章記述約西亞王的復興，這復興主要的因素是約西亞願意「自卑」在神面前。

約西亞王在位年間，他的下屬在一次搬運聖殿銀子的時候，偶得耶和華的律法書（雖然從各方面的跡象顯示，這律法書應是舊約的申命記，但亦很可能是整卷摩西五

經）。約西亞聽見律法書上的話，就立時「撕裂衣服」（代下 34：19），因他發現以色列人當時的光景，與神在律法書上所要求的有一大段距離。於是王派使臣去見女先知戶勒大，戶勒大解說神必要照著書上所寫的咒詛與災禍，臨到猶大民中，因為他們離棄了神，然而因為猶大王約西亞聽見了神的話，心裏敬服，在神面前自卑（27節），而且撕裂衣服（參19節），向神哭泣，因此神應允他平安離世，不眼見神所降給百姓的災禍。

約西亞王不但自己在神面前自卑，還召聚所有的領袖與百姓，一同立約要遵守神的律法，並除掉所有境內可憎之物，專一事奉神。



約西亞有一顆十分敏銳的靈，他體察神的心意，並立時有所反應（19節），他又請人細讀律法書上的內容，以致可更進一步遵行神的誠命。

一個來到神面前的人，不能像耶穌比喻中的那法利賽人（路 18：9-14），他的禱告充滿了自己，他只為自己作自義、自誇、自我表揚的表白。那個遠遠站著的稅吏才是我們當效法的榜樣，他卑微自己，連舉目望天都不敢；他承認自己的罪過，降服在父神的憐憫之下，讓神的恩惠可以臨到他身上。

自卑是由自我檢討而來，是先按神的標準評估自己的實況，然後校正自己的方法，再有重新振作的機會。自卑的反面是驕傲，驕傲使人犯罪，使人活在神旨意的範圍之外。「上帝敵擋驕傲的人，卻賜恩給謙卑的人」。

B. 禱告

Finney 曾將復興的進程分為兩路：「一方面是影響人，另外一方面是影響神。人受真理所影響，而神則受禱告影響。當我說「影響神」的時候，請注意我不是說祈禱可以改變神的心意、神的計劃或神的本性；但禱告可以使人改變，讓神因此作出一些適合祂心意的事。」（註六）禱告是預備人，當人的情況改變後，神會因這改變調整祂的作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禱告」這復興條件，我們可引用約沙法王的事蹟為例証。在約沙法作王年間，摩押人、亞捫人與米烏尼人聚集要攻擊猶大人（代下 20：1-2）。面臨大軍犯境，約沙法開始時是「懼怕」（代下 20：3上），然而這懼怕給他帶來正面的效用——他定意尋求神，在猶大境內宣告禁食大會（20：3下），並在衆民面前向神祈禱。他的祈禱最少有下列三項特徵：



1. 約沙法稱頌神——承認神是滿有主權的主（6節）。地上的君王都在他管理之下。

2. 約沙法感謝神——承認神是滿有恩惠的主（7-8節）。他回想神對他列祖的恩惠，想到他自己身為亞伯拉罕後裔，亦可以享受神所賜的地土。

3. 約沙法求告神——承認神是滿有信實的主（9-13節）。他抓著神的應許，知道神是信實可靠的神；他亦承認自己無能為力，願意仰望神施行拯救。

因著這次禱告，約沙法與百姓充滿信心，作出一件出人意表的事：他們讓歌唱的人走在軍隊前頭，歌頌讚美神。神與他們一同爭戰，擊敗敵軍。這次的事件使列國仇敵驚怕，猶大國得享太平（20：29-30）。

禱告與復興是分不開的。教會需要復興，就需要有更多的禱告——禁食的禱告，刻苦己心的禱告，付上代價的禱告。然而教會雖面臨嚴重的屬靈爭戰，軍心卻散漫，忽略用禱告作為最佳兵

器去對敵，因此無法經歷在山上舉手，「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參出 17：16）的得勝。

C. 尋求神的面

「尋求神的面」是以神的喜悅為依歸，以神的旨意為行事的標準。當神向人仰臉時，是表示神喜悅人、要賜恩給人。

在歷代志上十四至十六章中，可見亞撒王如何藉著「尋求神的面」帶來猶大國一次大復興。亞撒是一個好王，他的一生可用「尋求耶和華」這詞作為總結（這詞在這三章聖經中出現了九次之多：14：4，7（2x）；15：2，4，12，13，15；16：12；可見它在亞撒一生中的重要性）。

當亞撒王尋求神的時候，他遵照神的心意行事（14：4），除掉偶像，專一事奉神（14：3，5），站在神的一方（「尋求神」與「離棄神」有相對意思，15：2）。亞撒不單自己尋求

神，還帶領百姓一同立約，要盡心盡性尋求耶和華，而且立例，所有不尋求神的人必要被治死（15：12-13）。因他們尋求神，神使他們四境平安（14：7；15：15）。

「尋求神」有仰賴神的意思，專一地仰賴神。亞撒王與亞蘭王結盟之後，先知哈拿尼曾責備他，說他「仰賴」亞蘭王，沒有仰賴神（代下 16：7-8），就是沒有尋求耶和華的面。

後來亞撒王建造城邑，鞏固軍力。然而他太注視軍事與人為力量，忘記繼續尋求神。亞撒在作王後期行了三件愚昧的事。第一件是如上所述與亞蘭王結盟，被先知哈拿尼責備行了「愚昧」的事（16：9）；第二件是當先知哈拿尼責備他的時候，他將先知囚在監裡；第三件是他腳上患病，沒有求耶和華，只求醫生。這三件事都顯明亞撒王在晚年一反常態，將視線從神的身上轉移到人的身上，與他初期尋求耶和華的特徵相違。

人是多方面靠不住的。起步起得好不擔保可以善終，這亦是為何我們要經常祈求復興來臨。因為一次的復興並不一定可以持續，必須繼續「尋求神」，讓復

興的火不斷地燃點。

「尋求神」是不刻意注意自己的一種美德，它的本質就是不感覺自己的存在；正如一雙眼睛看見前面的事物，卻永遠看不見它自己。尋求神是注目所倚賴的神，而對自己本身根本不在意。當我們尋求神、仰望神的時候，我們就看不見自己了。

當我們舉目尋求神的時候，神必以慈愛的眼目回看我們，因為「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16：9）當亞撒王的眼目只看見自己的時候，他就無法看見神了。

D. 轉離惡行

當一次佈道會完滿結束之後，有人問葛培理牧師說：「這是不是復興呢？」葛培理牧師回答說：「不是！當真正復興來臨時，我期望看見兩件事：一方面是對神的聖潔有一種新的體驗，另一方面是對人的罪惡有新的憎厭。」

希西家王的生命為這復興條件作出最好的見証。希西家接續父親亞哈斯作王，而亞哈斯遺留給他的，沒有一件好事（參代下 28：1-27）：他鑄



造巴力的像（28：2）；使民衆的兒女經火（28：3）；在邱壇上燒香（28：4）；從殿裡與宮中取財寶給亞述王（28：21）；又祭祀大馬色之神（28：22-25）等。

希西家登基時，他重開神殿的門，命利未人潔淨聖殿，並要他們先行潔淨自己，獻上贖罪祭、燔祭與感謝祭（參 29：1-36）。然後他寫信給各處的猶大人，告訴他們當到耶路撒冷守逾越節，信中他強調要以色列人「轉向」耶和華神，好叫神亦轉向他們（30：6）。

「轉向」這詞在歷代志下最少出現十三次，在 30 章 6-9 節中就有五次之多，可見這是希西家王事奉的重點。他勸諭百姓要「轉向神」，因為：

1. 轉向神 -- 神會轉向我們（6 節）

2. 轉向神 -- 神不會丟棄我們（7 節）

3. 轉向神 -- 要歸順神、事奉神（8 節）

4. 轉向神 -- 神要施憐憫（9 節）

「轉向神」有離開罪惡歸向神的意思。一個人為甚麼不能離惡轉向神呢？因為他看不見神聖潔的本性與人敗壞的罪性。在希西家王的復興中，他不單吩咐人要轉向神，而且還要他們自潔（代下 30：15，17，19，24），因為他知道轉向神與自潔是分不開的。

復興之路必然是聖潔之路，當人謙卑在神面前，有破碎的靈，神的義就會臨到他身上。G K Chesterton 說得好：

「沒有人可稱得上是良善的；直等到...

...他發現自己原來是（或將會是）何等的邪惡；

...他瞭解他擁有多少權柄可以去嗤笑、批評或論斷別的「罪人」，好像這些人是居住在十萬八千里以外樹林中的猩猩一般。

...他摒棄一切自我欺騙的污穢言論 --（將有罪的人說成爲）低下的品種或有缺陷的頭腦；

...他將靈魂中最後一滴法利賽的油都擠了出來；

...他唯一的盼望是捉著一個罪犯，將他有理性地安置在自己的帽子底下。（註七）

復興來臨之前，人要先看見神的聖潔，然後付出代價，遠離罪行，才可以經歷由聖靈而來的潔淨與更新。

三. 復興是神的作為

我喜歡一句話說：「復興非來自人的策畫，乃源於人痛苦的呼求。」("Revival is not organized, but agonized.")人痛苦呼求後，神要從天上施行作為。

Henri J M Nouwen 將在禱告中人的責任與神的作為二者之間微妙

的關係描述如下：「祈禱的矛盾是我們要求自己盡上最嚴肅的力量，但其實它只是像禮物一般可以被接納。我們不能用人的籌算或方法操縱神；然而若沒有細心的自律，我們亦不能接受祂。」(註八) 因此在人付上代價、作完一切該作的之後，仍須等候神作為的顯現。經文說：「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請注意中文聖經「我必...」兩字，表明神在主動。

復興既是神的作為，我們就得多祈求神賜下復興。以賽亞書中有一個復興的祈禱：「願你裂天而降...」(賽 64:1) 為甚麼求神裂天而降呢？因為許多時候我們所信的神似乎已離我們甚遠，祂坐在高天之上，似乎與我們的信仰、生活扯不上甚麼關係。教會落在傳統化、形式化的模式裡、需要祈求屬靈的復興與突破，不單求「地震」的復興，亦求「天震」的復興。願神裂天而降，震動天地。

聖經中亦有另外幾個復興的祈禱。哈巴谷在前景黯淡、惡人當道、神的百姓受巴比倫侵擾之苦害時，向神呼求說：「耶和華



阿，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哈 3:2) 當被擄的以色列人盼望歸回 -- 歸回到神所賜的地土上，並歸回到神所祝福的立約團體中時，他們向神發出被擄之人的呼求：「耶和華阿，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詩 126:4) 這些都是求復興的禱告。

R A Torrey 是繼 Charles G Finney 之後對復興深具影響的人，他曾提出一個信徒追求復興的良方：

讓幾個基督徒(不必多)在神面前先徹底對付自己(「自卑」、「轉離惡行」)。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不然，下面所講的就毫無意義了。

讓他們組成一個祈禱團，為復興的來臨迫切禱告，直到神裂天而降(「禱告」)。

讓他們將自己完全奉獻在神手中(「尋求神的面」)，任由神差遣使用，領人歸主。

Torrey 繼續說，這簡單的步驟已經為世界各地帶來了不知多少的復興，是萬應萬靈的良方！

結語

若所有沉睡的基督徒都醒過來；
...冷淡的基督徒都熱起來，
...彎曲的基督徒都直起來，
...訴苦的基督徒都甜起來，
...灰心的基督徒都樂起來，
...多嘴的基督徒都閉起來，
...死寂的基督徒都活過來，
...真誠的基督徒都站起來，
我們就可以期盼復興來臨。

「主啊，求您復興教會，先從我開始！」

附註：

註一：Wilbur M Smith, *The Glorious Revival Under King Hezekiah*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37), vi-vii。

註二：Charles G Finney, *Lectures on Revival* (Minneapolis, Minnesota: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1988), 15頁。

註三：J Edwin Orr, *The Study of Revival and Revivalism* (Pasadena, CA: School of World Missions,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ii; 引自連達傑著，《求復興》，24頁。

註四：Walter C Kaiser, Jr, *Quest For Renewal -- Personal Revival in the Old Testament* (Chicago: Moody Press, 1986), 14頁。

註五：Walter C Kaiser, Jr, 同上引，15頁。

註六：Charles G Finney, 同上引，38頁。

註七：G K Chesterton in *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

註八：Henri J M Nouwen, *Reaching Out*, cited in *Christianity Today*.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復興

時機已屆

站在破口防堵

David Bryant 著
林成蔭 攝譯

那是一個不能忘懷的時刻，四千多宣教領袖來自兩百多個國家，第一次如此聚集一堂，策畫如何聯合起來在我們這世代之內完成主的大使命。

我們已經聚集六天，一起策畫、諮詢、研討、夢想。前一晚，我們去漢城世運大球場參加七萬大學生為時六小時的聚會，目睹一幅動人的場面：六萬學生立志願去任何國家宣揚主名。

廿四小時以後的此刻，我們這群受那些學生尊敬的領袖們，正要開始晚禱會。忽然，四千人



「宣教人」，在他們之間累積了幾萬年站在破口防堵經歷的人，齊心發聲如同一人，呼求神在普世澆灌聖靈，復興每一教會，好讓全體教會將全備福音在我們這世代內遍傳全世界。我深信這時刻是普世福音運動的分水嶺。

先知以西結若在場，一定會興奮莫名。以西結書讓我們一瞥神的心意（結 22：30），神給他一幅破牆環繞以色列的圖畫，祂為此傷心。神自然能修復城牆，

祂卻要藉著人來完成這工作，找人站在破口，一手拿刀、一手修牆，防止敵人的攻擊。

這破口是甚麼？

以色列的「牆」代表保障和避難所。它也是全國的焦點（因它環繞城中心），並代表神的同在及治理。因此，牆表徵神的眷顧，完整的牆是向萬國見證他們

是神的子民，有神同在。而「破口」表示他們失去保障、焦點，神的同在及他們的見證。若不修補，會成為敵人攻擊的把柄。

若無人站破口防堵：（1）神會審判他們，「破口」是因以色列反叛神而來，故神要使這地荒蕪。（2）他們

在列國眼前失去見證，城會被敵人攻佔。就如約珥所表達的掛慮：「耶和華，求你顧惜你的百姓……為何容列國的人說：『他們的神在那裡呢？』（珥 2：17）（3）耽延神完成祂的旨意，為祂的國度，為祂末後的榮耀，為他們對列國的影響。

對我們來說，這破口代表我們的現況與我們在主裡所能成就之事的距離；代表父神的愛與一切不認識祂的人之隔離；這破口從我們現住之處（達拉斯或台北廈門街）一直裂到Timbuku，裂到地極。

當時，神在以色列人中「卻找不著一個」去站在破口（結

22:30)。神找的是「守望的人」，他們要向百姓宣告神的旨意，要求他們回頭為神而活。整本以西結書表明，最終是神修補破口，是祂策動復興；當復興達到高潮時，神的恩典全然恢復，達到萬國，甚至重建聖殿。但神要使用人站在破口，開始修建城牆。

事實上，每一個信徒都身處破口之中，這是我們最大的挑戰：去明白這破口是甚麼，為何有這破口，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神問：「誰去站在破口防堵？」（結 22:30）

面對破口

在我們立志去站在破口之前，我們需先「看見」這破口。保羅在以弗所書為信徒禱告：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富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弗 1:17-22）

保羅禱告求神讓信徒「看見」這大畫面，明白神已預定我們要按著祂自己意旨所喜悅的、為祂的榮耀而活。（5至6節）祂的旨意是「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10節）

我們真能「看見」後，我們會發現神恩召之指望（18節）、站破口而必勝的指望；聖徒基業的榮耀（18節），足夠在萬國中榮耀主名；以及神能在我們當中運行的大能大力（19-23節），正是神今天在普世教會所開始彰顯的能力。保羅很細心地提到只有聖靈能使人看見這新的異象，他在以弗所書三章繼續求神堅固信徒，心中充滿神的大愛（3:14-19），以致能堵住那整個又長又深的破口。這想法實際嗎？信不信由你，今天保羅的祈求正得到應允：

從開始到今日，百分之七十有關大使命的工作是在最近一百年內完成，百分之五十是在最近五十年之內完成，而百分之三十四是在1992年以後完成。

現在全世界有22,000個基督教宗派，其中包括七百萬福音派教會，約五萬萬基督徒有心要完成主的大使命。這些基督徒的數目每年增長百分之七，約為普世人口增長率的六倍。

全世界四百萬全時間事奉的基督徒工人，現掌握四千四百萬台電腦，五千萬本聖經，及億萬元宣教資金。教會擁有前所未有可用作宣教的人力及資源。

全球現有2,520個福音無線電台及電視台。所以世上約四十六億的人，可以聽到以自己母語傳給他們的福音。

每年全球約有二十萬信徒參

與短宣的事奉，且大多是青年人。

一般美國城市的市中心區，多年來隨著白色人種的遷離，失去了許多教會。但最近各色人種的教會（黑人，西班牙族，東方人，及白種人等），重新大力在市中心區建立各類社區及福音事工。甚至許多美國監獄中，也有復興跡象，獄中查經班興起如雨後春筍。而各宗派教會之間的合作也史無前例，例如美南浸信會借調他們海外差傳部部長出任「慶賀耶穌2000」運動，該運動推動各教會在主後二千年之前，為每一個美國人，無論男女老幼，為他們禱告，並向他們傳福音。

神的靈已在全美國及環球動工，激勵人心，賜下新的宣教異象。願保羅禱告所求，今日在你心中，在你的團契，在你的教會中蒙神應允，使你願站在破口。同樣願千萬信徒也一同經歷聖靈

所帶來的復興。

一個大復興會有些甚麼跡象？

研究教會復

興權威之一的 J Edwin Orr 認為過去兩百多年的幾次大復興都經過三個不同的階段：

1. 聖靈自發的澆灌，使基督徒靈命甦醒，從而集合起來熱誠禱告。

2. 因著這些熱誠禱告聚會，信徒同心傳福音，委身在教會事奉，並熱心參與現有的本地及海外差傳事工。

3. 隨著以上兩階段，教會動

「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以西結書 22:30）

員最得力的肢體，在宣教事工上得到史無前例的果效。

過去卅五年，似乎許多信徒及教會已走過第一及第二階段，而第三階段那種爆發性的屬靈熱誠也漸露端倪，願在這世代神的子民被興起去堵住破口。

有一天一位宣教士及神學教授 J Christy Wilson 對我說，「我相信我們已進入第四次的復興。這會是最後一次了，因為這次神要完成祂對普世的計畫。」我同意他的說法，但紐西蘭的 OMF 總幹事 Alan Benner 認為：今天的教會需要改變，不只是一個地方教會，只顧到當地甚至本國的需要。今天教會的信徒有潛力成為神用在普世福音上的工具，在當地、在遠方堵住破口。世界局勢在急速改變，破口此起彼落，我們的敵人更是竭力侵犯我們以為安全的地區。我們需要有膽識的領袖及願去堵破口的勇士，走上福音的前線。

神學家 J I Packer 列出復興時期的一些跡象：

- 人對神有一種全然敬畏的心
- 人深深知道自己有罪，以致悔改並全心接受榮耀的基督
- 教會得釋放出見証基督的能力及榮耀，正如以往聖靈帶來復興給教會時所賜給教會的真自由
- 信徒在主裡有滿溢的喜樂、對每個基督徒的愛，且不敢做任何事來破壞這情況
- 社區中、列國中，神恩惠的事工不斷加強及加速
- 在短期內，千萬人因福音信息而認罪，因聖靈工作得重生
- 很多新生的基督徒加入教會事奉主

J I Packer 研究復興現象後結論說：「不錯，個人的復興不一定會帶來社區的福音運動；然而沒有個人的復興，不會有社區的福音運動。我們若以初期教會為例，復興基本上應是一整體現象，神在整體中顯出祂大能的手、顯現祂的同在、開拓祂的國度、榮耀祂的名。」

個人的復興固然有益，但真正的復興是由個人引致多人，以

至千萬人的復興。當人起來去站在破口，復興的現象逐漸展開。

普世復興的跡象

以下神的作為是我們在一些新聞報導中所聽不到的：

1990 年代中期，有一次 Billy Graham 在三天之內經過衛星傳播向十億人傳福音，並訓練了一百萬基督徒同工。單在開羅，全城 346 間福音派教會都合作，以致有十萬六千多埃及人收聽，三天中每天都有約九千人決志歸主。

今天許多國家差遣宣教士去異邦。印度教會差出 11,000 名跨文化宣教士；韓國宣教士自 1984 年的 160 名增至今日的五千名；肯雅支持 2,166 名宣教士，奈及利亞 2,878 名。

禾田已熟。逐家文字佈道會報導，過去兩年每年決志信主的人自四十二萬六千人增至一百五十萬。

拉丁美洲更正教基督徒十年之內增長三倍有多，從一千八百萬到六千萬。

加拿大華人基督徒在委內瑞拉植立華人教會。另在蓋亞那國北海岸中國人中，最得力的傳福音工具之一是一套荷蘭語聖經漫畫書，因這而信的中國基督徒已成立了教會，並在法屬蓋亞那植了新堂！

有一次，一百五十萬人在巴西聖保羅城遊行，宣稱耶穌是全城之主！

每三年歐洲宣教聯會主辦一次學生宣教大會，約有七千學生參加。其中一成果是在德國興起



了一新的學生宣教運動，每年差出五十隊短宣隊。

最近五年，英國為新基督徒植立了一千五百間教會。1980年期間，英國平均每週有一間教會關閉，1990年以後，每週有兩間新教會成立！前兩年英國各宗派聯合，要在主後2000年以前，植二萬新堂，引領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信主。

在法國，廿五萬基督徒中，七萬已成為重生的基督徒。

埃及基督徒雖受嚴重逼害，他們現每年帶一萬五千回教徒信主。

過去一年，回教國家蘇丹國內有一百六十萬人看過「耶穌傳」電影；蘇丹南部許多基督徒被殺，然而有十八萬人看過這電影，其中十二萬表示要跟隨耶穌。

尚比亞這小國，平均每天有一千人因愛滋病喪生。有一些浸信會信徒組隊去那裡及辛巴威國北部的喪禮中佈道，這些喪禮連續三天，有幾千人參加。有廿多間教會已因這種事工被植立。

馬拉威是世上愛滋病比例最高的國家，1996年有人報告，到2000年全國三分之一人口會死於愛滋病。但最近該國聖公會信徒中有一次屬靈更新，開始時一位主教公開認罪，並第一次向基督委身，至今已有一十萬聖公會教友接受耶穌為個人救主。

四年以來，有三千六百萬聖

經部分經卷已在俄國的學校分發，有十一萬以上學生及他們的家長看過「耶穌傳」電影，而超過十二萬教師及行政人員參加過聖經倫理研習班。1919

年創刊的官方共產黨青年時報，去年四月報導復活節慶祝活動，在刊頭上面登出「基督已復活」等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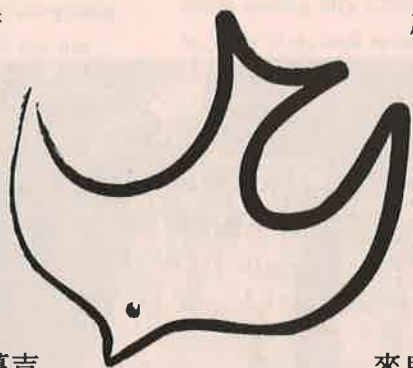
1996年1月來自喜馬拉雅山區

的二千五百名基督徒在尼泊爾舉行福音大會，策畫在尼泊爾，錫金，不丹及印度北部的福音工作。1950年代寥寥無幾的信徒數目，今日已增加到二十至三十萬。錫金國的行政首長都參加大會。當時估計，錫金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已是信徒。

在印度 Bihar 地區，過去十二個月以內有二萬 Maito 及 Santal 族人受浸歸主。以往二百年來，Bihar 被稱為「宣教事工墳場」。

近日美國守諾者運動 (Promise Keepers) 領袖 Bill McCartney 及 Wellington Boone 牧師，在印度向四千名牧師挑戰他們為社會階級制度的罪認罪，結果隨後有兩小時的哭泣認罪。這聚會是印度五年福音計畫的一部份，他們目標是訓練十萬傳道人，建立一百四十萬教會。

一份回教主要刊物 Al-Muslimoon 報導「孟加拉信仰悲劇」-- 成千上萬回教徒接受基督教，Chittagong 區域就有三



千。作者是大學院長，他說：「這些基督徒與以往集體歸信只注重外表者不同，他們扔掉可蘭經並高舉新約聖經。」

緬甸的牧師在全國各地受四十天嚴謹的植堂訓練之後，只有能帶領至少五個人信主的牧師，才有資格接受更深入的聖經訓練。然而一位畢業生寫信告訴在新加坡的訓練機構說：「我不只帶領五位，我帶領了七十人信主！」

在中國大陸過去幾年全國經歷福音熱。有一群年長女傳道者巡行各省在信徒中推動「福音月」，要求每一信徒在這月內帶一個人信主。他們報導「譬如說，這區若有十萬信徒，一月之內就另增十萬，是一倍的增長。」

1974年以來，菲律賓的五千福音派教會，已增加到二萬九千，其中一間是有十五年歷史的「耶穌是主團契」，現有二十萬信徒。據報導，全國人口百分之亞十是福音派基督徒；首都馬尼拉市長公開宣稱將全市獻給基督，象徵性地將都市之鑰獻給祂，有一百多萬信徒參加這典禮！

我停下來讓大家喘一口氣！你得到鼓勵嗎？明顯世上仍有許多破口，但復興已開始，你準備好去站破口嗎？

(作者是 Concert of Prayer International 創辦人及會長。本文摘自 Messengers of Hope: Becoming Agents of Revival for the 21st Century, Baker Book House, Summer 1997.)

Revival Is Coming!

Stand In the Gap! by David Bryant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moment ... one I'll remember forever. We came from over 200 nations. Some 4,000 strong. Leaders at the front lines of the missionary advance worldwide. Gathered for the first time like this, gathered to set in place strategic coalitions for completing Christ's global cause in this generation.

Already we had spent six days consulting, planning, researching and dreaming. The previous night we had attended a six-hour gathering of 70,000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eoul's Olympic Stadium. We beheld the breathtaking spectacle of over 60,000 written commitments to go anywhere and do anything in making Christ known among the nations.

Now, here we were, 24 hours later, the leaders to whom these students were looking, ready to enter into our own night of prayer. Then, it happe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our thousand mission activists, with thousands of years among them of standing in the "Gap", poured out their hearts as one person, crying out to God for a worldwid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in genuine Christ-centered revival within every congregation so that the whole Church could tak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in our generation. I believe that

moment was a watershed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How this would have thrilled the old prophet Ezekiel -- the one who first highlighted the "Gap" for me, about which we prayed that night. Ezekiel's

book gives us a stirring glimpse into the heart of God (Ezekiel 22:30). God gives us the image of a wall around Israel which was broken down, and He is grieved at this tragedy. God could repair the wall of course. Yet He chooses to implement His historic plan of redemption through human agents. Through Ezekiel, God looks for someone to defend against attackers in this emergency, to hold a sword in one hand while rebuilding the wall with the other. God is looking for someone to stand in the Gap.

What Is This Gap?

The "wall" for Israel meant protection and refuge. It also provided a focus for the nation (since it surrounded the central city) and gave definition to God's presence and God's reign. In that sense, the wall was the "sign" of



God's favor, and good repair was a witness to other nations that God had a people on the earth, that they were a community, and that inside that wall He could be found.

The "gap," then, was a breakdown in all that the wall meant -- in protection, focus, awareness of God's presence and witness. What would happen if no one stood in the Gap? The breach, if allowed to remain,

1) would guarantee God's judgment. Since the breach was actually caused by Israel's rebellion it would mean the desolation of the land.

2) would also mean the loss of witness before the nations. The city would be destroyed by its enemies and people taken captive. Israel would no longer possess the land, the base of operations for God's kingdom at that point in redemptive

history. Thus the concern here is like that of the prayer in Joel "Spare your people. Why should they say among the nations, where is your God?" (Joel 2:17)

3) would mean a temporary break, a parenthesis in the on-going fulfillment of God's vision for the nation, for its future glory, and for its impact on all nations. There would be another kind of "Gap" between what God wanted to do and what would actually happen due to His people's rebellion.

Today there is a Gap between who we are and what we can be in Jesus Christ. A Gap separating the heart of Father God from all the kids, men and women who don't know Him. A Gap that meanders out before us from wherever we live -- Toledo, Ohio or Wahoo, Nebraska -- out across the world to Timbuktu and to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In Israel's case at that time, nobody responded. God's lament is: "But I found no one" (Ezekiel 22:30).

Who is to fill this "breach?" According to Ezekiel 32:11 and chapters 14-16, it would be "watchmen" who proclaim the purposes of God to the people of God, so that they would turn and live. They would need to stand in the gap, to be strategically involved.

Throughout the book of Ezekiel, it's clear that the ultimate bridging of the Gap won't be a human effort; it takes place out of God's divine initiative. We call this divine initiative revival.

Ezekiel's vision of full-blown revival -- of restoring blessing, of reaching the nations, even of rebuilding the temple -- begins by

describing a new wall (Ezek. 40:5). Someone has to stand in the gap, to begin rebuilding the wall.

Actually, as believers we are all in the gap. We have no choice. That gap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ssue facing any Christian -- what it is, why it is, and what a follower of Jesus must do about it. My question (and God's question in Ezek. 22:30) is: Who will stand in that gap?

Facing the Gap

Before we vow to stand in the Gap, we first need to see it. Paul prayed:

[I pray that you may have]
the eyes of your hearts enlightened, that you may know what is the hope to which he has called you, what are the riches of his gloriou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and what is the immeasurable greatness of his power in us who believe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of his great might which we accomplish in Christ when he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and made him sit at his right hand in the heavenly places, far above all rule and

"I looked for a man among them who would build up the wall and stand before me in the gap on behalf of the land." (Ezekiel 22:30)

authority and power and dominion, and above every name that is named, not only in this age but also in that which is to come; ... and has made him head over all things. (Ephesians 1:18-23)

Paul prayed that every believer's heart will be enlightened. To see the big picture, to see that we are "destined and appointed to live for the praise of [God's] glory ...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vv. 5-6).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is

"a plan for the fullness of time, to unite all things in [Christ], things in heaven and things on earth" (v. 10).

When the hearts of such people are able to see clearly, they will make an extraordinary discovery in three important areas, and the awakening in their hearts will happen! Paul asked God to:

(1) Awaken us to the hope of our calling in Christ (v. 18). That solid hope both now and in eternity are the victories awaiting those "destined" to stand in the Gap.

(2) Awaken us to God's resources in the saints (v. 18). We will sense our part in Christ's global Body, adequately equipped to bring praise to God's grace among all nations.

(3) Awaken us to God's power at work in us (vv. 19-23). This is the very power that is right now summing up all things under Christ as Lord and doing so through the Church around the world.

Paul carefully noted in his prayer that only the Holy Spirit can bring this awakening to pass. He alone can give us new vision. Paul

prayed further in Ephesians 3 for the Spirit to strengthen God's people in their inner being with the mighty love of Christ, which, in turn, can fill the height, depth, width and length of the whole Gap through them (vv. 14-19). Is this practical? Believe it or not, Paul's prayers are being answered today:

About 70 percent of all progress toward complet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has taken place since 1900. Of that, 70 percent has



occurred since World War II. And 70 percent of that has come about since 1992.

Christians can be found in 22,000 denominational groups worldwide, each of which has special ways of reflecting the grace and power of Christ before the nations.

Currently there are seven million evangelical, Bible-believing congregations in the world moving out across their communities, cultures and into other cultures in the name of Christ.

Five hundred million of the world's Christians are intentionally committed to help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is number is growing by 6.9 percent a year, which is six times faster than the population generally.

In the hands of over four million full-time Christian workers, there are forty-four million computers, fifty million Bible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uncommitted tithes to support them. Money, manpower and technology are

available to the cause of Christ as never before.

There are 2,520 Christian radio/TV st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bout 4.6 billion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receive gospel radio broadcasts in their own tongue.

With the great increase of youth mission movements worldwide, we are seeing more than 200,000 believers involved in short-term missions each year.

Currently a movement of prayer among Chinese churches throughout the Chinese world has thousands praying for revival in the churches of America.

Eddie Smith, coordinator of the US Prayer Track, notes in his Watchmen National Prayer Alert bulletin:

"There is an explosion of inner city ministr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urch is taking back the abandoned downtown areas of our cities. Interestingly, the courthouse and other seats of political power typically reside in these areas that the Church once abandoned during

'white flight.' Now Hispanics, blacks and whites alike are targeting the inner cities with powerful social and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America's prison system is in spiritual renewal! It is not uncommon to visit a prison chapel and experience the same passionate, aggressive, intimate worship one would experience at a Promise Keeper's men's conference. Involvement in prison Bible studies is exploding!

"There is a wonderful partnership taking place in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An

excellent example would be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loaning' their Home Mission Board president to work interdenominationally to coordinate Celebrate Jesus 2000, an initiative to pray for and present the gospel to every man, woman, boy and girl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year 2000.

Wouldn't it be wonderful if God would give everyone in your fellowship that personal sense of awakening? What if the Apostle Paul's prayer were actually answered in your Bible study group or your church and in groups like yours across our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hole world? Believers would be increasingly impatient with the routines of average lives, with the mechanics of "churchianity."

You're ready to move out, to stand in the Gap. Great! Now, if that's the potential in just one heart, think of what could happen within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believers in our country if a Great Awakening came with full force. I believe it will.

What Does A Great Awakening Look Like?

During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concurrent with the greatest missionary advance in two millennia, there have been three such mighty rushes of God's grace. Many strategists today believe we're on the crest of another Great Awakening. One of the foremost authorities on these waves of awakening, J. Edwin Orr, describes them in three distinct phases:

A spontaneous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revives Christians to the point that they band together in fervent prayer.

Out of united prayer meetings spring cooperative evangelism, increased lay leadership in the churches and a new zeal for present missions activi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Rising from the first two phases the church mobilizes the talents and energies of its best trained men and women to carry forward the missionary advance with unparalleled results.

As in past awakenings, people of many denominations are coming together in the Gap to seek all God wants to do through them, to throw off the shackles of unbelief, and to fully commit themselves to serve the cause. In the past 35 years many in the church have moved through phases one and two as described by Dr. Orr. What remains is the explosion of this spiritual ferment into an awakening of all God's people in the Gap, so that we mobilize every resource to fill the Gap in this generation!

Missionary and seminary professor J Christy Wilson remarked to me one morning on our way to

breakfast: "I believe we've entered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It has already started -- and it may be the last one. Because in this awakening God can complete His plan for the nations." I believe this too.

Where are we in that mounting wave of awakening? Alan Bennet, New Zealand director of OMF, says,

To survive, the church today has to change course. From being a chapel for the nation, it now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strong men and women, young and old, to stand in the Gap both at home and overseas ... In so doing, the church becomes a skilled and readily accessed reservoir for mission anywhere on earth.

True, we are plowing through a decade or two of uncertainty, where the situation remains fluid and we cannot always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Gap. Worse, the enemy will break through into territory once very secure. This is the time for courage, for resolute leaders and Gap fillers at the front line.

What will happen when, as Bennet puts it, "Gap-fillers" step into place to hasten a coming spiritual awakening? Theologian J I Packer list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what real revival looks like:

- An awesome sens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 A profound awareness of sin, leading to both repentance and the full embrace of the glorified Christ
- A release of the church to witness to the power and glory of Christ, in the same freedom that the Spirit has brought to the church through revival
- An overflowing joy in the Lord, a love for all Christians, and a fear of doing

anything to violate either

- An intensifying and speeding up of the work of grace throughout a community and throughout nations
- Multitudes brought under conviction by the gospel and transformed by the Spirit in short order
- Many converted and folded into the life of the church.

It's pretty significant that Packer concludes his research into revival with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It is true, of course, that there can be personal revival without any community movement, and that there can be no community movement unless individuals are revived. Nonetheless, if we follow Acts as our paradigm we shall define revival as an essentially corporate phenomenon in which God sovereignly shows his hand, visits his people, extends his Kingdom, and glorifies his name.

Personal revival is great; but it only blossoms fully when dozens of believers experience personal revival, then thousands, then millions. As they come together to stand in the Gap, the hope of revival builds gradually.

Signs of Revival Everywhere

Has the six o'clock news or your daily newspaper ever hinted at what God is doing? Such as:

In the mid-90s, over a 3-day period Billy Graham proclaimed the gospel to more than one billion people and trained one million Christian workers via satellite. In Cairo, Egypt alone, all 346 evangelical churches participated in the satellite broadcasts. With 106,000 Egyptian viewers, about 9,000 on each of the 3 days



responded to the claims of Christ!

Today, missionaries are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Indian churches are sending more than 11,000 cross-cultural workers. Korean missionaries increased from 160 in 1984 to over 5,000 today. Kenya is supporting 2,166 missionaries and Nigeria 2,878 of its own missionaries!

The harvest is vast! One mission agency alone, Every Home for Christ, recently reported an increase from 426,000 decisions for Christ in one year to 1,500,000 just two years later!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e U S is now sending out about 200,000 short-term missionaries every year!

The number of Latin American Protestant believers mushroomed from about 18 million to nearly 60 mill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 a 330% increase.

Canadian Chinese are helping to plant new Chinese churches – in Venezuela! Elsewhere along the northern coast in Guyana,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evangelism tools among the Chinese is a Dutch comic book series on the Bible. These Dutch-speaking Chinese in South America who came to Christ through comics have formed a church and sent their first mission team to plant a new church – in French Guyana!

One and a half million believers marched together through the streets of Sao Paulo, Brazil to proclaim Jesus as Lord over their city!

Every three years the European Mission Association (TEMA) hosts about 7,000 youth at its student mission conference. Just

one effort is that Germany is now sending out 50 short-term mission teams in a new German mission movement.

In a recent five-year period, over 1,500 churches of new believers were started across England. During the 1980s an average of one church per week had closed in this country. In the 90s, however, two new churches started each week! In the mid-90s, virtually every denomination in the Body of Christ in England committed together to plant 20,000 new churches and see 20% of the population attending church by the year 2000.

In France, about 70,000 of France's Gypsies have become evangelical, born-again believers in Christ. Pray for their powerful witness to the other quarter-million Gypsies in France.

About 15,000 Muslims each year now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in Egypt, where new believers are heavily persecuted.

Has the six o'clock news or your daily newspaper ever hinted at what God is doing?

In a one-year period the Jesus film was shown to over 1.6 million people throughout the Islamic country of Sudan in North Africa. In the southern region where Christians have been beaten and some even crucified for their faith, 180,000 viewed the film and 120,000 indicated that they wanted to follow Jesus.

In Zambia an average 1,000 people per day die of AIDS in this small country. Here and in

northeastern Zimbabwe, teams of Baptist believers go and preach at the AIDS funerals – 3-day ceremonies involving thousands. Over two dozen new churches have so far been planted in this way.

In Malawi, a country with the highest AIDS rate in the world (reported in 1996 that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would be dead from AIDS by AD2000), a radical spiritual awakening among Anglicans erupted when a dioceses bishop publicly repented of his sins and made a first-time commitment to Christ. The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 Committee reports: "Since then, 100,000 Anglicans have made personal commitments to Jesus!"

Over a recent four-year period in Russia, 36 million Scriptures were distributed in classrooms. More than 110,000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have seen the Jesus film. And 125,000 teachers and school administrators have attended training seminars on biblical ethics and morality. Moscovskij

Komsomolets, the official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youth newspaper since 1919, published a report about Easter celebrations in a recent April issue. Editors placed above the newspaper's banner in large letters: "Christ is risen"!

In the mid-90s, about 2,500 Christian workers from throughout the Himalayas met in Nepal to make cooperative plans to evangelize Nepal, Sikkim, Bhutan and northern India. Nepali believers, only a few in the 1950s, now number 200,000-300,000.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Sikkim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nd estimated that at that time fully 20%

of the population of Sikkim had become believers in Christ!

In India, over a recent 12-month period, 20,000 new believers were baptized among the Malto and Santal peoples in Bihar – an area renowned for 200 years as "the graveyard of missions"!

Recently in India Promise Keepers point-man Bill McCartney and pastor Wellington Boone challenged 4,000 pastors to repent for the sin of the caste mentality. The response was two hours of weeping and crying. The rally was part of a realistic (for Asians!) plan to train 100,000 workers to plant 1.4 million new churches within five years.

The leading Islamic periodical *Al-Muslimoon* published the article "Faith Tragedy in Bangladesh" with the subhead, "Thousands of Muslim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 3,000 in the Region of Chittagong." Studied as a religious social phenomenon by Shekh Muhammad Akhtar Husain, dean of the Arabic Language College at Kashif University, the conversion, the article states, "is not external appearances only as have been noted in some previous group conversions. The new Christians threw away their copies of the Qur'an and lifted the Injils (New Testaments) high over their heads."

In Myanmar (Burma), pastors trained in intensive 40 day church-planting schools are starting church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qualify for the follow-up Bible training, student pastors must see at least five come to faith in Christ. One graduate wrote to the Singapore training agency, "I do not have five converts, I have 70." Pray

for thes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unsung heroes of the faith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Two-Thirds World!

"Christianity fever has been sweeping all of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reports the 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er in Hong Kong. One group of elderly "Bible women" provides some of that awareness as they travel from province to province declaring "Gospel Months." They report, "The way we operate during Gospel Month is we demand that every believer lead at least one person to the Lord. For example if there are 100,000 believers in one area, they will lead another 100,000 people to Christ during that time. Then the number of believers will multiply 100%."

Following the Korean Conflict, South Korea was so poor a pastor couldn't afford paper and had to write his sermon notes on discarded wrapping paper. Today, South Korea is one of the four East Asian "Dragons" enjoying unprecedented economic growth. Why? The 35% of its population who are Christians know the answer is prayer. Dawn prayer meetings, all-night prayer watches, loud congregational prayers. There are about 500 facilities specifically dedicated to prayer and fasting – praying retreat sites, prayer mountains, prayer gardens, prayer houses. One prayer mountain in Osanri has more than 20,000 Koreans per day coming to pray!

Oh, and that poor pastor who

couldn't afford paper 40 years ago? That was Paul Yonggi Cho, former pastor of the world's largest church with 830,000 members! With 10 of the world's 20 largest churches in the capital city of Seoul – which is 40% believers – with 65 % of the Army Christian, with the largest theological seminari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largest face-to-face meeting in history (2.7 million attended a prayer mobilization rally), with 85,000-105,000 students

recently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mission work – can the rest of us in the Body learn a lesson? Prayer is the key!

Since 1974, The Philippines' 5,000 evangelical churches have multiplied into 29,000. One such church is the 15-year-old Jesus Is Lord Fellowship with 200,000 members. The Philippine Council of Evangelical Churches reports that 20% of the Philippines population is now evangelical Christian. The City of Manila was publicly dedicated to Christ, with the mayor symbolically giving Jesus the key to the city. More than one million believers attended the dedication!

Okay. Let me pause so you can catch your breath! Inhaling any hope yet? Well, the point in all of this is really very simple. This is a gap. But revival is coming. In a sense it has already begun. Prepare to stand in the Gap!

(The author is President & Founder of Concerts of Prayer International. The article is excerpted from Stand in the Gap: How to Get Ready for the Coming World Revival. Regal Books, to be available in August, 1997.)



普世教會

復興實例

連達傑 著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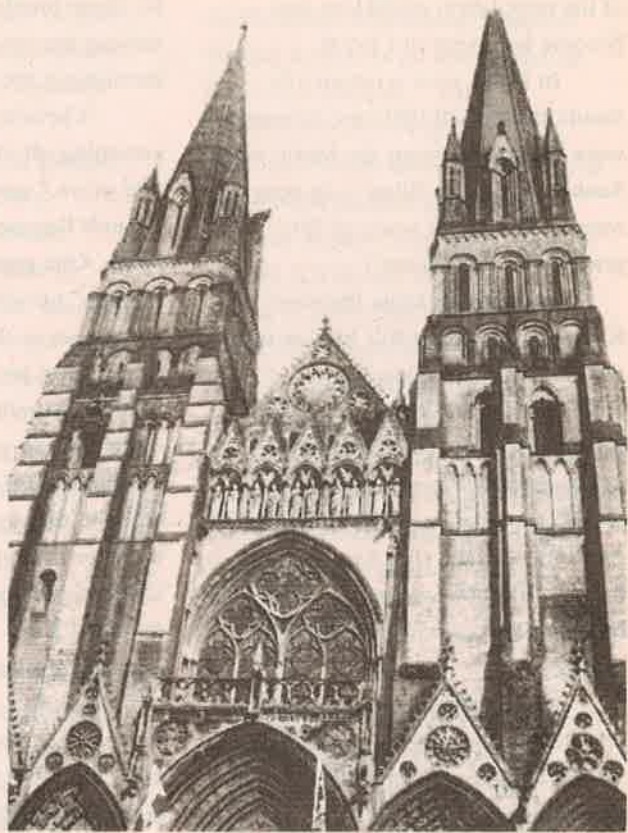
我們的主在本世紀初賜下一次普世性的教會大復興，觸及的國家包括韓國、美國、威爾斯、印度及中國等，其影響也深遠。可惜到了今天，雖已接近廿世紀的末期，我們仍未看見另一次普世性的復興出現；然而，我們卻是大有盼望的，因全球各地的教會都不斷地呼求我們的主再次賜下廣大的復興。知名學者 Robert E. Coleman，當他在 1995 年再重寫及出版其原有著作時，他將新書易名為「即將來臨的普世復興」(The Coming World Revival, Wheaton, Ill; Crossway Books, 1995)，明顯是叫我們更關注這個「迎接普世大復興」的時代趨勢。

就筆者所知，分享神復興的大作為，往往能激發我們「求復興」的心志，也能加速復興的來到。因此，本文嘗試簡述幾個教會復興實例，好讓我們更深認識神過去的大能作為，並成為今天我們祈求復興的借鏡。

德國莫拉維亞弟兄會的復興 (1727)

波希米亞宗教改革家 John Huss 創立的莫拉維亞弟兄會，經過二百多年在困境中的發展，於 1722 年為宗教緣故避難德國，投靠敬虔主義領袖 Zinzendorf 伯爵，住在 Saxony 一個名叫 Herrnhut 的園莊。在這裏他們生活既穩定，又可自由敬拜神。然而隨著慕名來的人數不斷增加，問題也多起來。他們的宗派背景，除了莫拉維亞弟兄會外，還有路德會、改革宗及浸信會等。由於大家都執著於自己所繼承的教義及信仰傳統，爭吵逐漸白熱化，到 1727 年初瀕臨分黨分派的分裂局面。

在這危機中，Zinzendorf 乃起來介入，運用他的堅忍禱告能力及過人的智慧，既個別與不同肢體接觸交通，又強調各宗派間相同之處。結果，是年五月十二日他成功地叫各人在神面前奉



獻自己，作主的僕人，又一同締訂盟約、在愛心和信心上團結一致。Zinzendorf 又進一步以適切的行政措施，促使團體生活運作順利，成員彼此信任。其後，他積極鼓勵各人禱告查經，又同心的唱詩歌頌神。八月十日，一股出於主奇妙無法抗拒的能力淹至，全體會眾渾然忘我，一起祈禱、唱詩、哭泣及懇求等。到了八月十三日，神彷彿裂天而降，充滿在那次特別聖餐聚會中。這是一次豐富的聖靈澆灌現象，不到三百人的會眾，剎那間有一種與基督緊聯一起的感覺，而且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地上，還是已置身天家。眾人都饑渴主的話，甚至每天聚會三次才能滿足心靈。人人感到在主面前很多虧欠，但同樣也感到被一股洪流捲

入神愛的大海洋裏。此後的幾年，他們也常受聖靈的感動，致使彼此同心、相愛又互相守望。

復興後的莫拉維亞弟兄會，極積回應福音大使命，願意向萬民傳揚十架救恩，其出版的宣教刊物「定期評論」，給克里威廉莫大的鼓舞。自1732年首次差遣宣教士往海外傳揚福音，廿至卅年之內，福音腳蹤已遍及歐洲、南北美洲、亞洲及非洲等地。更正教近代宣教先驅，以教會團體而言，深蒙復興恩福的正是莫拉維亞弟兄會！

英國循道會的復興 (1738 - 1742)

十八世紀循道會的復興未出現前，英國處於一種靈性及道德極度低落的景況，醉酒、粗言穢語、淫亂及賭博等現象十分普遍。很多人民藐視宗教，懷疑神的存在；而聖公會的神職人員也多世俗化，對真理認識膚淺，又缺乏生命力。缺乏敬虔及對福音信仰之冷淡是這時代的特色；從宗教及道德角度看，英國是沉睡的。

在這種低落的景況中，神興起了 John and Charles Wesley 及 George Whitefield 來復興祂的教會。其實，早在這復興運動彰顯前，神已透過幾位神僕，例如 Griffith Jones，Howell Harris 及 Daniel Rowland，於1735年夏季起在威爾斯點起復興火花。這一年也是 Whitefield 悔改歸主的一年。此後 Whitefield 四處講道，滿有能力，復興現象漸顯。1737年，他在倫敦及布里斯托帶動衆多人

歸主，成為循道會復興的先聲。

當然，影響循道會復興最重要的人物，莫如 John Wesley。早在1720及1730年代，他在牛津學院讀書及工作期間，已積極透過 Holy Club 的禱告、查經及禁食活動，追求教會靈命的更新。但關鍵性的影響，則是始於1738年5月24日，他在 Aldersgate Street 的宗教經驗；他的內心奇異地熱起來，並且因著確信基督，主就除去他的罪孽。從此，復興火花得到重要的激發成為熊熊的復興火燄。Wesley 兄弟及 Whitefield 十分重視禱告生活，除了個人經常禱告外，他們也常相聚仰望主，甚至通宵達旦。結果，神的靈大大充滿他們，使他們豐富地經歷神的權能和榮耀。這股屬靈力量的彰顯，加上 John Wesley 的卓越組織才能，即以「班會」方式緊密地聯繫各信徒，凝聚成教會的復興運動。

簡單而言，1738至1742年，是復興大大彰顯時期。其後的歲月則是已蒙聖靈復甦的教會，積極遍傳福音的日子。1760年後，John Wesley 全面擴大探訪工作，使復興運動再深化下去。其後，這復興運動更促成了循道會的建立。

這次屬靈運動影響深遠，明顯可見很多更

新的信徒有極大的生命改變。他們充滿喜樂與感恩，又常常禱告親近主，既有敬虔的外貌，也有敬虔的實質。此外，因著他們生命的轉化，促使千萬罪人歸入基督的國度裏。值得一提的，這次循道會的復興，重新創造了「英國的良知」，奮力抗拒了法國的「不信主義」及狂熱的革命精神。很多歷史學者指出，英國在十八世紀並沒有像法國那種血腥政治風暴的出現，是與這個復興運動有密切關係。



美國教會禱告的復興 (1857--1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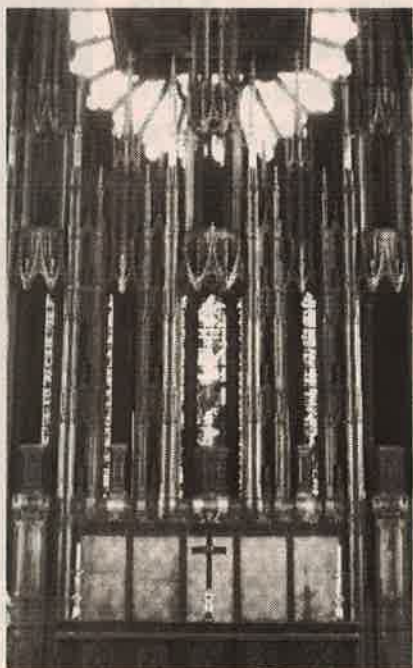
美國雖以基督教信仰立國，但隨著國家與社會不斷的開拓與發展，世俗化的力量也日漸強大。1857年大復興前的十多年間，美國社會頗為敗壞，兇殺事件與日俱增，商界及政界都不以作惡事為羞愧，貧富懸殊，而社會人士也普遍對宗教抱一種冷漠的態度，無神主義十分流行。至於教會方面，則一片屬靈低落的景象。信徒大都不渴慕靈命上的長進，流失人數遠比加入教會人數為多。福音信息缺乏市場，鮮有人願認真思考基督信仰。

然而，神並沒有離棄祂的子民。正當衆人不斷熱愛世界，熱心於金融投資及追求更大物質繁榮之時，神容讓一次經濟大恐慌臨到，帶來新局面。從1857年夏季起，經濟不景氣的跡象逐漸出現，衆多銀行停止付款，千萬商店倒閉，而不少公司及工廠破產，使千萬人失業游閒；到是年10月，經濟崩潰情況達到高峰。

這次經濟倒退帶來的大衝擊，一方面促使社會上很多人反省生命的真正意義及至高價值，另方面又激發教會熱心的信徒尋求神的面。在紐約市內，位於富頓街及威廉斯街的北荷蘭改革宗教會，因富有信徒都徙往郊區，教會人數不斷下降，乃特別聘用有從商背景的 Jeremiah C Lanphier，擔起傳道牧養工作。他上任後不斷探訪及派發聖經與單張，無奈果效不大。結果，除在禱告中自己得著安慰外，他感到有需要舉行午間祈禱會。1857年9月23日中午十二時至一時，

他召開首次祈禱聚會，那次有六人出席；隔一禮拜，第二次聚會有廿人出席；再隔一禮拜，第三次聚會則有四十位出席者。此後，參加者決定每日聚會一次，顯而易見人人禱告的心愈來愈熱烈；參加午間祈禱會的人不斷增加。到了1858年1月，這幢三層高的建築物擠滿三千人，且有很多人不得其門而入。

這類禱告會很快遍及全國各城，很多人在聚會中得救，也有很多信徒靈命得復興。當這復興現象不斷展現時，除了宗教刊物有報導外，世俗報章也加以報導，叫多人知道神的大作為。瞬息間，基督信仰似乎成為衆人日常談話題目，人人都關心屬靈的事。有研究指出，這次復興所帶來信主的人數，估計在兩年內達一百萬人。以當日美國人口約三千萬來計算，這個一百萬的數字令人震驚。不過，讓我們謙卑的承認：在人有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韓國教會的五旬節 (1903 - 1907)

廿世紀韓國教會增長迅速，是衆所周知的事，其中因素可說數之不盡。但無可否認，它與本世紀初期連續三次的復興(1903, 1905-1906, 1907)有密切關係。很多人都認定，這連串的復興是韓國教會的五旬節，是韓國教會的轉捩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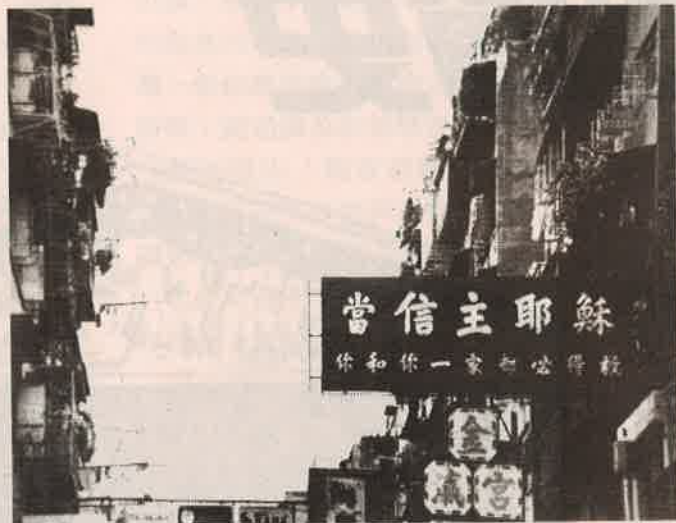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韓國正處歷史危機中、四面受敵。俄國、中國及日本，均為這塊土地常有爭端。此外，她在宗教上也處於一種屬靈真空狀況，因很多人民都對傳統的佛教及儒學信仰失去興趣。然而在這個困境裏，神卻給韓國教會一次極大的屬靈突破。

1903年8月，來韓事奉的加拿大宣教士 R A Hardie 牧師，為了預備宣教士夏季退修會的信息，自己蒙受聖靈感動，向宣教士及韓國教會承認虧欠，引起許多基督徒承認自己的失敗。是年10月，推動海外傳道工作的 Frederick Franson 來韓國，透過特別查經、禱告求復興的聚會，帶來一次復興，許多信徒道德生活顯出少有的誠實與純潔。

1905年，北韓的平壤有群體歸主的現象出現，信主數目極多。1906年，Howard Agnew Johnston 博士帶來威爾斯及印度教會大復興的消息，更激動韓國教會去祈求聖靈也如此作工、復興教會。神聽了他們的禱告，先後在木浦、漢城、仁川及江華島等地彰顯能力，使許多人得救。

1907年1月，平壤舉行週年的十天查經大會，約1500人

參加。聖靈作了更大更深的工作，豐富的澆灌下來，有一個晚上，會衆期待禱告的心極強，其中一位領袖說：「如果大家都想禱告，就一起開聲禱告吧！」結果，聖靈工作使人知罪，很多人哭泣、認罪、甚至仆倒。另一次，當一位西方宣教士正要禱告，剛說了一聲「愛我們的天父！」就不能禱告下去。那時似乎神的靈吹過，衆人的罪都暴露出來，痛苦非常。這樣的現象，並沒有隨著查經會結束而中止，很多蒙福者將復興的火帶回所屬教會，令更多人蒙恩得救或重新得力。



這次復興帶來十分深刻的宗教經驗，它奠定韓國教會日後不斷突破成長的根基。1906至1910年，全國基督徒人數增加了79,221人。1912年，全韓人口一千二百萬，其中卅萬為基督徒。很多人同意，韓國教會的屬靈根源追溯至這次大復興。

對當今時代的反省

簡略思考幾個普世教會復興實例後，華人教會對當今時代應有何種反省呢？筆者認為今日華人教會要在廿一世紀忠心完成主交託給我們的使命，必須切切尋求從聖靈來的大復興：

目前三分之二世界的宣教力量正不斷增強，估計到公元2000年，他們宣教士數目會超越西方國家差出的人數。身為後起宣教生力軍的一份子，華人教會此際當有所覺醒，無論在深度和廣度

上，要加倍努力。莫拉維亞弟兄會的宣教功績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屬靈源頭可溯至1727年的大復興。所以廿一世紀華人教會更深廣的宣教工作，實有賴我們經歷一次大復興。

華人社會普遍追求外在經濟成效與科技建設的現代化。關注這層面原本無可厚非，惟過份狂熱的投入則值得憂慮；因人本體的人文生命及道德價值易被忽略，造成很多不良及浮誇作風。今日一些有識之士已在教育、文化及哲學層面努力，盼望內在的教化收到正本清源之效。但這是關乎人內在生命的問題，從信仰角度來看，華人極需福音大能改變內在的生命。大膽一點說，只有人心改變，我們國家的命運才能逆轉。循道會的復興影響英國的國運之例子，也許給我們一點啓迪。爲了中國美好的將來，願大復興臨到今日華人教會！

禱告在復興中的關鍵性角色不容置疑，美國1857至1858年

的復興更印證這一點。在兩年內引領一百萬人歸主，較其他復興時期得人更多，其原因也十分簡單，因爲當時有極多的代禱勇士，釋放出巨大屬靈能力。今日華人教會動員禱告的情況如何？筆者去年在第五屆華福會議前後，看見一點禱告的熱誠與火花，但後繼的跟進情況卻不太理想。要經歷復興，我們需要一股匯聚禱告的力量，也需要領受「禱告的異象」。

我們常說華人教會擁有很多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以及語言等恩賜，這是真的。可惜這些仍未被全然動員及釋放出來。一方面我們明白「多給誰，就向誰多取」的屬靈原則，另一方面我們仍緊緊抓著不放。從這點來看，華人教會顯得「自私」。我們需要經歷復興的能力，真正有屬靈突破，以致能大大發展和發揮我們的潛質，如1907年的韓國教會那樣。韓國教會在本世紀初已得著「五旬節」的恩福，我們的「五旬節」又在那裏呢？

小結

昔日，先知哈巴谷在異象中看見神的大能作爲，又聽見有關神大能彰顯的消息後（哈3：3-15），他大受激動，作出了「求復興」的禱告（哈3：2）。今日，我們看見了以上復興史實，以及神復興祂子民的活潑見證，我們願意受感動作出同樣的「求復興」禱告嗎？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牧兼講師）

華人教會

復興簡史

李振群 著

簡單來說，「復興」一詞在聖經中的意義基本上指「更新」或「振作」。一件用具日子久了難免有破損，加以修補、恢復它原來的面貌及功用就是「更新」。某人病了，加以調養、使這人再次恢復原來的面貌及活力就是「振作」。「復興」有兩個層面：個人的及教會的。近代華人教會的發展，一直在各種限制及困難之下掙扎。大致上，在各種不利因素底下，她仍然勉力而為，力圖「振作」，使教會能呈現本來該有的面貌。因此，整個華人教會的近代史也可以說是一本復興奮鬥史。

一. 教會復興的成形時期 (1900 - 1919)

華人教會源起於中國大陸。雖然基督教傳入中國已有一段日



子，嚴格說來，直到了十九世紀末年，中國只有基督教的傳教事工，而沒有基督教教會。中國教會自1900年開始成形時期，當年發生的庚子事變對教會產生極大衝擊。在排外情緒高漲浪潮中，教會受牽連，遭受空前的逼迫。然而殉道者的血卻喚醒沉睡的信徒；教會瞭解跟隨主的代價，並願意付上這份代價。庚子事變因此成為教會生命的轉捩點，最早有關「復興」的報導就是在義和團事件前後出現。之後，中國教會展開一連串「振作」行動。神也在這個時期顯出祂的作為。

首先在華南福州，一場被形容為「在向中國這帝國傳教努力的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靈性復興浪潮在1900年3月出現，汕頭接著也有類似的報導，同時在通

州的華北學院也發生類似情況。在這些零星的復興中也出現一些關於禱告運動的記載。到了1906年，類似的記載在全國各地湧現，不單在沿海城市，就連華中內陸以至在貴州省的少數民族當中也是如此。據說一位宣教士，單單一次佈道行程中，就曾為超過一千名苗族施洗！

義和團之亂清洗了教會中「吃教」份子。教會為真理所作的犧牲、信徒為信仰所流的血也贏取不少人的尊重。而且局勢越是不穩，人心就越發需要出路。自從八國聯軍大鬧北京，以至辛亥革命成功，中國社會一直在動盪不安的局面中。中國教會因而也努力宣揚福音，發揮她的影響力，著名的東北大復興就在1908年爆發。從清末到民初，教會不斷嘗試用各種佈道方法以求振

作。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使這新氣象得到進一步的活力；青年會在這個期間邀請穆德及艾迪到中國舉行大規模佈道會，福建興化的佈道奮興帶領宋尙節歸主，而內地會宣教士在1913-1914年之間曾為超過一萬名信徒施洗。

二. 教會復興的逼迫時期 (1919 - 1927)

然而好景不常。到1919年，情況大轉變；那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及其前後出現的新文化運動，再次帶給教會極大壓力。當時的知識分子問：基督教是否合乎科學？是否合乎民主？教會不得不檢討一直以來濃厚的西方色彩。接著又發生一連串「非基督教運動」。因這些內憂外患，中國教會可說是進入一受逼迫時期。

雖然從外表上看來，這時期的中國教會不再有以前那樣的奮興現象，教會只不過換上另外一個方式追求「振作」。受到新文化運動的驅使，教會內部作出一些調整；「本色化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步向前邁進。同時，面對「非基」浪潮，教會向外也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護教運動」。

從教會振作的角度來看，本色化運動及護教運動都是當時中國教會的「復興」努力。而且也都帶來一些積極的果效。在談到教會的本色化時，當日一位教會領袖誠靜怡曾經指出：必須在觀念上擺脫對別人的依賴，教會才會健康及有活力。足見本色化的目的之一也是為著教會的振作。

在護教方面，應對五四運動的風潮，教會內部出現一種另一類的新文化運動：北京證道團。透過出版「生命」雜誌，他們對內鼓吹教會的改革，對外為信仰作辯護。為回應國家、社會及時代的需要，證道團及其他教會有識之士甚至提出「福音救國」的理想。雖然後來基督教內部新文化運動的活力及影響力逐漸衰退，它也使當時的信徒深刻反省信仰在國家及社會層面的意義。

不單如此，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進一步淨化了教會。受著種種反基督教勢力的影響，類似庚子事變那個時代的正面作用再一次提升了那些委身跟隨基督的人，也為下一波的奮興浪潮做了準備。

三. 教會復興的增長時期 (1927 - 1937)

到1920年代後期，相對上中國社會可說比較安定。各種因素使教會進入一增長時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展開一番國家建設；宣教士經過先前的不穩定，重新展開各樣事工；教會內部也大致達到對追求振作的共識。這時期神的手顯出奇妙作為。

首先，在有組織的努力方面，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推動了一場「教會五年奮進運動」，並以「求主復興教會，先復興我」為口號，力求中

國教會在五年內達到質與量皆能倍增的目標。這場五年運動（又簡稱「五運」）從1930年開始，在1935年結束。協進會相當有計劃地協調及幫助各地教會具體執行各類活動，盡可能使這些計劃產生預期的果效。

與此同時，神的手也在一些信徒身上作工，透過他們為當時的教會在體制外帶來自然性的復興。在東北，除了古約翰在1908年大復興的果子繼續延伸，神又興起另一位工人：從挪威來的孟教士（Marie Monson）。藉著她，東北的教會在1929年經歷另一輪的甦醒。這些復興氣象一直延伸到1930年代中期；當時中國教會的一份主要刊物，英文的「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甚至為此特地舉行一場研討會，足見這次復興的影響甚為可觀。



在主的帶領之下孟教士於1930年去山東，神透過她與另外一些人帶來聞名中外的「山東大復興」。這波復興浪潮中，信徒靈命得更新，許多人歸信耶穌，從城市到鄉鎮，大批人蒙恩，教會的聚會都擠得滿滿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山東濰縣的長老會報告說：在1920年代，教會人數逐步下跌，到1930年只剩下約四千人；可是五年以後，1935年教會人數增加了四千，總數超過八千人！雖然所有教會在這五年裏不都有這樣的增長，山東大復興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在華東地區，神也興起計志文牧師及他帶領的伯特利佈道團，又帶領宋尚節博士加入這佈道團。雖然計、宋二人後來分道揚鑣，他們的足跡遍踏中華大地，甚至海外華人聚居的城市，使這場復興運動的果實散佈到廣大的華人地區中。這場復興浪潮加上五年運動事工的果效，為1930年代的中國教會以及海外的華人教會帶來莫大祝福。縱然五年運動並未能充份達到倍增的目標，華人教會在這一輪復興中有可觀的進步。

四．教會復興的苦難時期（1937 - 1949）

中日之間全面戰爭終在1937年爆發，中國教會也與廣大百姓一同經歷了諸般苦難。教會活動傳統集中之處的沿海地區，受戰事影響最大。許多堂會也因與所屬差會失去聯絡面臨許多困難；即使有聯繫，差會提供的資源也因戰事緣故大打折扣。

然而戰爭並沒有攔阻神繼續施展作為，反而戰事的蔓延使教會的生命力延伸到中國的內陸。不少人響應政府號召或為逃避戰火遷移內陸，結果許多人力及相關資源遷入過去較為偏僻的內陸及西部省份。同時戰亂使人體會生命之無常，對福音信息較為開放；以致教會一方面受損失，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得益。在漫長的八年抗戰期間，神又為下一輪的復興預備了祂的器皿。

抗戰後期，中國大後方教會再次經歷神復興的恩典。這輪復興主要在大學生當中挑起。那時趙君影牧師及內地會的孔保羅（Paul Contento）牧師夫婦展開在大學生當中的福音事工，透過他們以及

眾多像他們那樣的同工，這事工在很短時間內便延伸至全國自由地區的大專院校中。1944年冬趙君影牧師在重慶大學的聯合佈道會，晚間每次有兩千餘人出席，日間的禱告會裏學生們流淚禱告、彼此認罪。1945年學生夏令會後，在趙君影牧師、孔保羅牧師、于力工牧師等人帶領之下，「全國基督徒大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成立，繼續全力推動學生工作。戰爭雖然帶來許多人生悲劇，也在事工發展上加添許多困難，但是學生當中的復興卻為教會帶來一股活力、增添一股生力軍。

抗戰勝利後，中國教會再次發動類似當年五年運動的增長運動，不過內戰的動蕩局勢，加上信仰立場上的分野，這次運動結果無聲無息消失。

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教會應對政局的轉變，「教會振作」的問題相對而言不及「政教關係」來得迫切。海外的教會反而受益，許多人（包括信徒及傳道人）1949年前後離開大陸，增加了海外教會的資源。許多海外地區因而出現復興情況，這些可說是內地教會復興的延續。近年來海外華人教會中信徒教育普及、教牧水平提升、經濟力量增強、教會更有使命感。這些因素使海外華人教會擁有充份條件為神的國度做大事。但願我們也甘心樂意對主有更大、更深的委身，好成就神對這個世代的心意。

（作者為新加坡神學院教務主任）



驕傲的心 與 謙卑的靈

Nancy Leigh DeMoss 著 林成蔭 譯

驕傲、沒有被神破碎的人 ● 謙卑、被神破碎過的人

- | | |
|----------------------|-------------------------|
| 專注意別人的錯 | ● 很深切地感受自己靈裏的需要 |
| 自義；喜歡找錯處；用望遠鏡看自己的過失， | ● 關心別人；肯饒恕；注重別人的長處 |
| 找別人的錯誤時卻用顯微鏡 | |
| 看不起別人 | ● 看別人比自己強 |
| 獨立自足的心態 | ● 願依賴別人；明白人人都有需要 |
| 要控制一切；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 | ● 不求控制 |
| 總要證明自己是對的 | ● 願意接受別人也會是對的 |
| 保全自己的利益 | ● 不堅持自己的利益 |
| 不斷地要求 | ● 願意付出 |
| 要別人服侍自己 | ● 有服侍別人的心志 |
| 要向上爬 | ● 願使別人有進步 |
| 一心要出名、得人的稱讚 | ● 自認不配；有機會事奉，不勝欣喜；願歸功別人 |
| 別人被提升、自己被忽略時，感到委屈 | ● 為別人被提升歡欣 |
| 「這事工幸好有我！」 | ● 「我不配在此事奉！」 |
| 總想我為神能做甚麼 | ● 明知自己沒有甚麼可以給神 |
| 自信知道得很多 | ● 感到卑微因該學的還有這麼多 |
| 自覺意識濃厚 | ● 不太注意自己 |
| 不讓別人太接近自己 | ● 不怕與人親近；接受因太愛別人會受的傷害 |
| 很會嫁禍別人 | ● 接受自己的責任；能找出錯處 |
| 神聖不可侵犯 | ● 別人願意來找他 |
| 被批評時立即自辯 | ● 很謙虛地接受批評 |
| 著重是否體面 | ● 著重是否真實 |
| 關心「別人怎麼說」 | ● 只要神知道就夠了 |
| 為自己的名聲而作 | ● 不顧個人聲譽 |
| 難與人分享自己靈命的需要 | ● 生活坦誠透明 |
| 決不讓人知道自己的罪 | ● 願被揭露（被破碎過的人，不再關心誰會知道） |
| 很難說出口：「我錯了。你能原諒我嗎？」 | ● 有錯失立即承認，並求饒恕 |
| 只能廣泛地認罪 | ● 認罪時不避免細節 |
| 只關心自己犯罪的後果 | ● 為自己犯罪的根由傷痛 |
| 因犯罪被發覺而懊悔 | ● 為罪悔改（轉離罪） |
| 當有誤會或衝突時，等別人來求饒恕 | ● 主動求和好；願先背十字架 |
| 與別人相比，自覺配受尊榮 | ● 與神的聖潔相比，深感需要神的憐憫 |
| 不認為需要為任何罪悔改 | ● 不斷有悔罪的心態 |
| 不覺得自己靈命需要復興（別人都需要） | ● 日日覺得需要重新被聖靈充滿 |

一個驕傲、沒有被神破碎的人，會拒絕神對他生命的要求；一個經歷過神復興的人，是謙卑、被神破碎過的人。 Nancy Leigh DeMoss 對比這兩種人的特徵。請仔細讀每一項，求神顯示你心中一切驕傲之靈的特徵，向神悔改，然後求神在你裏面恢復謙卑之靈相對的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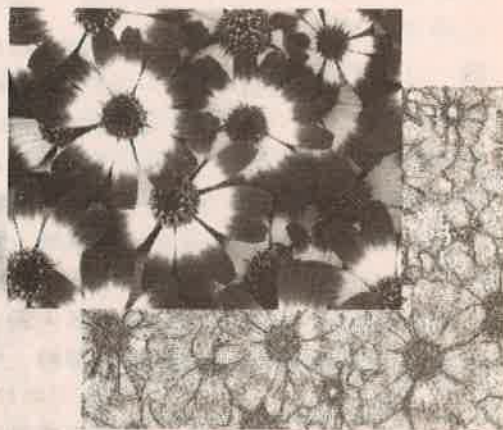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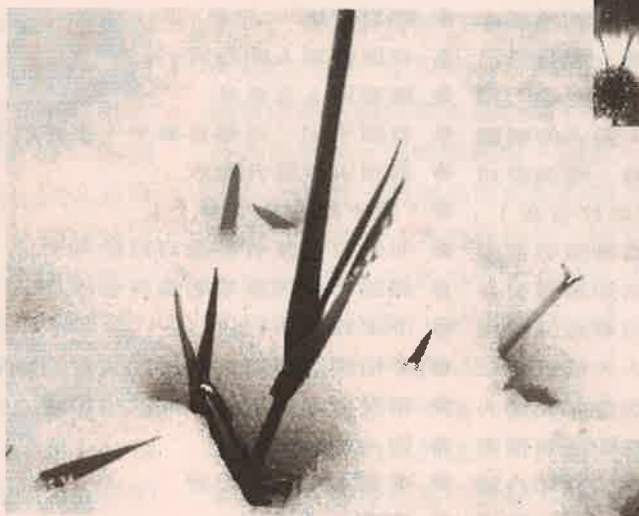
(Nancy Leigh DeMoss 是 Life Action Ministries 會長。本文獲准翻譯。)

錦上添花 或 雪中送炭？

王永信

今日的普世差傳事工，有一個不
平衡的漏洞 …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
的地方傳福音。」 羅馬書 15：20



幾年前，一個美國教會的
執事很高興地對我說，「我們
教會下月要差一對新的宣教士
出去。」我說，「感謝主，好極
了！請問你們差他們到那裏
去？」他回答說，「香港。」

我愣住了，不由得心中
想，福音已經傳到香港一百多
年，香港現有教會一千二百多
間、信徒三十萬、神學院十多
間、教會工人及領袖們相當旺
盛，並且香港正在從一個宣教
工場變為宣教基地，而此教會
仍然千辛萬苦，出錢出力，派
宣教士去香港！

反觀目前人口一萬人以上未
聞福音的群體（People Group）有
一千七百多個，他們的總人數為二
十二億（2.2 billions），其中
百分之八十五住在「10/40 之窗」
地帶，如此龐大的未得之民中，
沒有教會，沒有福音，但世上多數教會對他們卻盲
然無知，不聞不問，而繼續將寶貴的宣教資源，人
力物力，送到那些已經被以往的宣教士踏熟之地
（The trodden paths）。

一位資深的開荒宣教士曾說過一句名言，「在
世上每一個人聽見福音一次之前，怎可有人聽見兩
次？」（Why should anyone hear the gospel twice before
everyone hear it once?）保羅說，「我立了志向，不
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正是這個道
理，保羅的確是一位開荒宣道先鋒，是我們的榜
樣。

但是今天教會差傳事工中普遍存在上述不平衡
的現象，主要原因之一是負責差傳事工的人，不徹
底明白差傳的真義以及今天普世差傳的實際情況與
需要，以下我們簡述一、二。

一. 普世宣教士與未得之民數目之不平衡

| 宣教士數目 | 地區 | 未得之民總人口估計 (不包括已聞福音之人) |
|--------|-------|--------------------------|
| 30,000 | 西方地區 | 100,000,000 |
| 10,000 | 部落地區 | 130,000,000 |
| 2,500 | 華人地區 | 400,000,000 |
| 1,900 | 印度教地區 | 500,000,000 |
| 900 | 回教地區 | 1,200,000,000 |

(資料來源：Bryant L. Myers, The New Context of World Mission, Monrovia, CA: MARC, 1996, P.48)

二. 「10/40 之窗」地區

1. 此地區包含全世界90% 以上最窮苦與福音最未接觸之民
2. 總人口：2,300,000,000, 佔普世人口 44%
3. 此地區及近鄰共包括 34 個回教國家，七個佛教國家，三個馬克斯主義國家，及兩個印度教國家
4. 在此地區工作之宣教士僅為普世宣教士總數 6%

三. 普世未得之民中，非基督徒數目最多的國家

中國、印度、印尼、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土耳其、伊朗

四. 今日普世人口

1. 總共：5,600,000,000
2. 亞洲人口約佔全球人口之半
3. 南半球人口超過北半球
4. 窮苦國家人口平均每 31 年倍增
5. 主後 2000 年，八十歲及以上的人將佔世界人口 7%

五. 主後 2025 年普世人口預計

1. 總共：8,312,000,000
2. 貧窮國家人口膨脹迅速
3. 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
4. 各洲人口及佔全球人口之百分比 (估計數字):

| | | |
|--------|---------------|-------|
| 亞洲 | 4,939,000,000 | 59.3% |
| 州洲 | 1,510,000,000 | 18.2% |
| 歐洲 | 743,000,000 | 9.0% |
| 中, 南美洲 | 706,000,000 | 8.5% |
| 北美洲 | 375,000,000 | 4.5% |
| 大洋洲 | 39,000,000 | 0.5% |

(資料來源：Bryant Myers, The new Context of World Mission, Monrovia, CA MARC, 1996. P.31)



從以上各表，可看出普世宣教前面應有的重點與方向，藉此我們可以對症下藥，制訂華人教會差傳事工的內容與主力，以下數點盼供大家參考：

I. 訂閱西方及第三世界宣教機構出版物

主耶穌對門徒們說，「你們要舉目向田觀看。」祂提醒門徒們不要只看腳前附近的事物，而是要放眼展望全面莊稼，看整個禾場收割的需要。華人教會今天也必須學習超越自我的圈限，舉目向普世禾場觀看，看一看神今天在全世界的奇妙作為；福音遍傳運動（AD2000 and Beyond Movement），禱告與復興運動（Concerts of Prayer, Prayer Summit, Fasting and Prayer Movement etc.），廣泛栽建教會運動（The DAWN Movement）等。我們可以從西方及各地宣教機構出版物的各項報導及述評中拓展我們的眼界，看見聖靈之風今日吹刮的方向，然後按照我們的心得，將我們的差傳資源用在最恰當、最需要的地方，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



II. 推廣心懷，拓展視野，作大丈夫

以賽亞書 54 章 2 節，神說：「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所居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時候到了，華人教會應該打開門戶，擴張帳幕，放長繩子，張大幔子，進入多文化的環境，擠身於多種族的場合，看他們為兄弟，為我們的責任，對於這麼大的世界，我們的態度不再是「獨善其身」而是「兼善天下」。這原是普世宣教的基本精神，非如此不能衝破「華人」的自我束縛與「種族」的情結。

有人說，今天很多「華人教會」越走越像「猶太會堂」。他們的共同標誌是自義與排他——圈子越來越小，圍牆越築越高，失去了神在新約時代建立教會，使成為福音出口，將福音傳給「萬國、萬民」的本意。（感謝主，美國已經有兩間華人教會正式將「華人」二字從教會的名字上去掉。）

試看今天日本的教會，可作我們的鑑戒。福音傳到日本已經一百多年，但是直到今天，日本的教會是關閉而弱小，日本的基督徒不到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筆者曾代表洛桑運動及主後二千運動多次拜訪日本教會領袖們，並主動邀請日本教會參與這些被主所使用的普世福音運動，來挑旺振興日本本國教會及發動福音遍傳，但果效極微，這些努力，大多被「種族優越感」與「種族自我中心」情結所阻擋。一般看來，日本的教會似乎比華人教會更像「猶太人的會堂」，願我們大家多為日本教會代禱，願神改變他們濃厚的種族情結，使以賽亞書 54 章 2 節的話大大臨到他們。

今天是教會開放的時候；是教會領袖們掙脫自我圈限，從「小我」與「大我」之驕傲中被釋放的時候；是我們衝破民族情結、知識情結、宗派情結、地區情結的時候！

願神憐憫我們，使我們能夠望得高，看得遠，超越這重重的圍牆，拿掉我們從自卑心理而產生的諸般不安全感，不再彼此猜疑、嫉妒、結黨、排擠，而真正以廣大的心彼此合作，攜手前進，完成普世福音遍傳的重任。

III. 開荒，開荒，開荒！

前面所列普世宣教士與未得之民比較表，我們

從其中可以看到，各地宣教士的數目，不但沒有與當地未得之民的數目成正比，反而是背道而馳！凡有見識、有思想的宣教工作者，都該齊心協力來改正這宣教方面錦上添花的不平衡現象！不然那些未得之民將永遠是未得之民！

切望華人教會負責差傳的同工們能夠大家齊心努力，分工合作，作一些簡單的研究與諮詢，搜集普世差傳最近資料，使自己教會的差傳事工能夠跟上時代，切合時需，對症下藥，按著保羅的教訓（羅 15：20）將教會差傳方面的人力物力，用在最恰當最需要的地方 -- 就是基督的名沒有（或甚少）被傳揚的地方！這就是所謂開荒宣教（Pioneer Missions）或前線宣教（Frontier Missions）。

如要達到此目的，教會差傳同工們需要探討以下各方面最新消息與資料（因為今天是一個變動的世界），並逐步進行。

1. 本族未得之民，未得之地資料
2. 普世未得之民，未得之地資料
3. 差傳同工們根據資料切實禱告，互相研討，求主指示教會當認領（adopt）之差傳目標（群體）。
4. 獲得該目標群體資料（種族、人數、文化、語言、政治、經濟、宗教、對福音的接受程度與態度等）。
5. 認識目前在該地區從事宣教工作之個人或機構，並與他們商討：
 - （1）與他們合作之可能（代禱、支持、派宣教士與他們同工）。
 - （2）目前若無人在該區工作，則靠主考慮發動本教會開始開荒工作。
 - （3）諮詢一些資深宣教機構有關在該地區開荒宣教之提示及指引。
6. 若該地區大，人數多，則可攷慮與其他有相同負擔的教會或機構合作，共同認領此群體。
7. 事工進行的一般次序：
 - （1）作見証，傳福音，引人歸主
 - （2）建立團契
 - （3）建立教會
 - （4）栽培教會，作三方面的增長：人數，堂數及屬靈生命。
 - （5）這新生教會又向外伸延，栽建更多教會，如此循環不停。



IV. 有關未得之民，未得之地，認領群體，開荒宣教，前線宣教等資料，可向下列機構查詢：

1. U 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s, 1605 Elizabeth Street, Pasadena, CA 91104, U S A
2. AD2000 and Beyond Movement, 2860 S Circle Dr, Suite 2112, Colorado Springs, CO 80906, U S A
3. Adopt-A-People Clearing House, P O Box 1795, Colorado Springs, CO 80901, U S A
4. The Caleb Project, 10 West Dry Creek Circle, Littleton, CO 80120, U S A
5. Miss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 Center (MARC), 500 West Chestnut Avenue, Monrovia, CA 91016-3198, U S A

願神的靈在今天的教會中大大動工，使我們忠心於主的大使命，在神家中作「有心人」，衝破一切攔阻，跟隨主腳步，參考保羅的教訓，勇往直前，走遍天涯，將生命的好消息帶給那迷失、口渴、痛苦的羊群 -- 未得之地，未得之民！

主啊，願你的旨意早日完成，願你早日再來！阿門。

「宣教人」 的塑造

滕近輝 著



教會有兩種，外向的和內向的。一般來說，外向的教會是發展比較快的教會，更興旺的教會。內向的教會，很多是停步不前的教會。懇求神，使華人教會當中有更多外向的教會。

但是，真正結果子的教會，必須是一個內向外向配合得好的教會。聖靈的工作是外向的也是內向的。主耶穌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但在這句話之前，主耶穌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先到主面前，得到屬靈的供應、滿足、豐富，然後從豐富中流出去和別人分享。這是聖靈的工作：內向與外向配合。主說的這條河，很明顯就是以西結書 47 章中的河；這條河從聖殿裏面流出來，是經過祭壇的；然後向外流，向下流，進入約旦平原，供給那裏的人之需要。我們再一次看見，聖靈的工作，是內向外向的配合。聖經說：「向下扎根，往上結果。」不扎根就沒有果子。在以賽亞書 54 章有個呼聲：「堅固你的橛子，擴張你的幔子。」擴張幔子之前，要先堅固橛子。

「宣教人」是外向的教會之主幹。真正「宣教人」有他的塑造。他的塑造是扎根的工作，他必須經過內向塑造的過程，然後才能夠有向外宣教的心志、價值觀、動力與成功。求神在華人教會裏多多興起「宣教人」。

「宣教人」這名稱很有意思，也許將來會成爲一個流行的名詞。有三個名稱可以構成一個類比 (parallel names)。第一，「基督人」。「基督徒」這字的原文是兩個字的合成：「基督」與「人」。我曾聽見一位宣教士說：「基督徒就是 "One who is possessed by Christ"。」這個人被基督得到了，和基督結聯起來了，成了「基督徒」。「基督人」作爲一個通用的名稱不太適合；繙譯「基督徒」很符合中國文化。在使徒行傳裏，「門徒」和「基督徒」有同樣意義；「基督徒」這名稱只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在安提阿教會，使徒保羅在那裏工作一年後，非基督徒給信主的人起的一個外號，他們發現這些信耶穌的人，信耶穌、拜耶穌、跟隨耶穌、效法耶穌、高舉耶穌、榮耀耶穌，因此叫他們「基督人」。這名字是個見證。另外一次是保羅站在亞基帕王的面前受審。王說：「保



羅啊，你講的這幾句話，幾乎叫我做基督徒了。」王用「基督徒」這名稱，表示它已經相當普遍了。

不過「基督徒」這名稱在使徒行傳只出現了兩次；「門徒」在使徒行傳中卻出現四十次。可見在使徒的領導和聖靈的感動之下，教會採取這名稱來形容一個信耶穌的人。「門徒」也就是「基督徒」。如果歷世歷代的教會一直持守這重點，而不是到現代「門徒訓練運動」才開始注重「門徒」這名稱，我相信教會的情況可能不同。

另外，「信徒」在使徒行傳只出現兩次。「弟兄」，二十五次。「會友」，兩次。「聖徒」，兩次。這不是說只有「門徒」是正確的。上述各名稱都是正確的，都是好的。當我們注重「門徒」的時候，或「基督徒」的時候，我們也完全不否定「信」與「聖」的重點；也絕對不忽略「會友」是團體的一份子，是投入者的意義。「弟兄」也是我們很熟悉的名稱，有的教會專用這名稱。所以每個名稱有它的好處，值得我們了解、接受。

另外一個名稱，也有同樣意味，就是舊約的「神人」。它在新約裏面只用了一次：「你這屬神的人」（提前6：11），英文譯作 "man of God"。這名稱的希伯來文原字是「神」與「人」兩個字的結合（a compound noun），表示一個認識神、愛神、敬畏神、事奉神、效法神、與神有密切關係的人。以利亞、以利沙、撒母耳、摩西和大衛都被稱做「神人」。

「宣教人」是同樣的一個類比，這名字可以用在傳道人、長老、執事、和會友的身上。一個「宣教人」就是有宣教使命感、被神使用的人。求神在眾華人教會裏面增加「宣教人」的數字，使他們成為普世宣教的主力軍，作出極大的貢獻。

華人教會要向普世看，超越自己的堂會、宗

派。這就是「胸懷普世」的「基督徒」。我們的主就是這樣，祂說：「我另外有羊。」「另外」把全世界包括在內；神的心也是「胸懷普世」的心。神的心有多大？世上有多少人，神的心就有多大。

一個「宣教人」是一個體會神這樣心胸的人，他讓神的心來摸到自己的心，他也摸到神的心；讓我們與神心心相印。「心心相印」這四個字，在華人的文化裏只用在婚禮中，夫婦的結合是「心心相印」。但是讓我們也可用在基督與祂新婦之間的關係上，基督的新婦「教會」與基督「心心相印」。我們愛主，而主要我們用兩種的愛愛祂。主問彼得「你愛我嗎？」用了兩個不同的「愛」字：一個是感情的愛，一個是道義的愛。主要彼得用這兩種不同的愛來愛祂：感情的愛，道義的愛。



道義的愛是甚麼？「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主要這樣的愛。主也要感情的愛。有時我們見人唱詩禱告，很激動，充滿感情，這是正確的。我們不要感情主義，卻要感情。

理性、感性和意志都是神給我們的，祂都重視。神要在我們在這三個基本因素上和祂建立美好的關係。感情主義乃是除了感情以外甚麼都沒有。那就好像祭壇上有火，但是沒有祭物。有的人反過來，有祭無火：冰冷地奉獻自己。當我們與神的關係中缺少感情時，就失去了祂所給我們人性構造裏面很重要的一項。

當我們愛主有了感情的愛，進一步又有了道義的愛，主說，這樣的人父愛他，主愛他，且要向他顯現：就是說這個人對主有特別的認識。顯現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同在。所以跟著主說：「並且我們要...與他同住。」那是何等的寶貴。



主的三大命令：「盡心、盡性、盡力愛神」、「彼此相愛」，和「大使命」。

「宣教人」的塑造路線，就是回應神的呼召。「回應」有一個基本的意思在內，就是回應神的主動。感謝神，神是主動的神，祂創造一切是祂主動的，祂成全了一切是祂主動的。但是祂的主動要我們回應。我們起初的回應是被動的，從被動漸漸成為主動的；所以它是「被動的主動」。

保羅在腓立比書 2 章 13 節說：「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我們立志行事是我們的主動，但是保羅說：「是神在我們的心裏運行」而產生的。所以起初神主動，我們被動。慢慢我們成了主動。這是神工作的目的，我們不是單單被動。不然就是傀儡；沒有真正的屬靈價值。神可以造許多傀儡，要他們做甚麼，就做甚麼；最聽話，最順服，最簡單。但是神的創造，神的救贖，是以主動的恩典引發我們被動的回應，然後在這回應中採取主動，去主動地愛神，主動地順服，主動地與神合作。這時候，神創造的作為與救贖的作為成功了。神得到了許多用自由意志來愛祂，順服祂，榮耀祂的人。這是神最後的目的。所以神要經過那麼多的麻煩，那麼長的過程，付那麼大的代價，完成真正的創造。神創造大自然，說有就有，令立就立，但是祂創造與祂同享榮耀，同做王的得救的人，神卻要付上最高的代價：受苦的代價。

有一節聖經對我有極大的幫助。以賽亞書 63 章 9 節，「神與他們一同受苦。」如果單單我們受苦，神不受苦，神的愛無從顯明；我們會懷疑神的愛。人類墮落之後，神要拯救人類，祂自己受苦；與我們一同經歷人類墮落罪惡中的痛苦，和各樣的痛苦。有人說神是個自私的神，祂創造人，讓人墮落、受痛苦、滅亡。好像是一個毫無意義殘忍的鬧劇。不是，不是。The suffering of God is the key to His redemption. 這是神學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了解。

「宣教人」如何回應神的呼召呢？

第一，「宣教人」回應神所發出愛的呼召。在哥林多後書 6 章 2-3 節中，我們看見兩件事。神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然後下半節：「看哪！現在正

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看哪」是神的呼聲，是每一個蒙神拯救的人千萬不可忽略的。每個蒙恩的人呀，現在神要用你們去拯救別人。在香港一間大學基督徒學生團契裏，有一位職員是掛名的基督徒，但是很熱心團務，因為他生性好動，很歡喜交朋友，很歡喜活動。大家看到他很熱心就選他當職員，他也很樂意去作。有一次，團契決定在受難節上演主耶穌釘十字架的話劇，大家公推他演耶穌的角色。最後綵排時，大禮堂燈光放暗，安裝起十字架，把他掛上去，用很細的鐵絲把兩隻手綁在十字架上，腳後跟的地方有一塊木頭伸出來站腳。那天晚上他回家，要睡覺的時候，忽然有生平第一次的感受。他想：「今天晚上我不過是表演一下，已經這麼辛苦；當年，耶穌基督真釘十字架時是何等痛苦！」聖靈動工，他內心第一次發出對十字架愛的感應；他跪下、打開心門接受主。從此他整個心態變了，仍然熱心，但這時是爲了主。那一年裏頭，他帶了三十幾個學生信主。這見證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誰肯付代價做一個「宣教人」呢？就是那些經歷過神愛而回應的人。

第二，「宣教人」回應神所發出信心的呼召。啓示錄3章8節，又一個「看哪」的呼聲。「我... 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這是個機會的門，進入後必然成功的保證。感謝主，祂在整個教會歷史中，一直在開門關門；在這開關之際，使福音傳到全世界去。這開關之間有一個錯綜複雜奧秘的關係；有時關是爲了一個更大的開。中國大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大陸福音的門關了嗎？有一個大陸基督徒說過：「事實上，大陸福音的門從來都沒有關過。關是對外關，外面的人進不去，宣教士進不去；但對內部的人一直在開著。關了外面的門，好像是悲劇；事實上是打開裏面又大又有功效的門。」所以許多宣教士，現在感謝神把他們趕出去。他們出來以後，中國人自己在神的恩待之下，聖靈的能力之下，做了更大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所以神開門有祂的理由，關門也有祂的理由。在这一切事上我們要稱頌那獨行奇事的神、那駕馭一切環境之上和掌握所有鑰匙的主耶穌。這是差傳必然成功的保證。

我在一本英文刊物上看見一個統計數字：越南全國人口有七千五百萬。其中三千二百萬住在山



地，他們中間有七百萬人信了主，約佔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平地上則有五十多萬基督徒。我記得九五年一月，我去越南時，一位越南牧師告訴我現在那裏有五十多萬基督徒。而二十年前，在政權改變之時只有五萬多基督徒。二十年壓力之下，從五萬多增加到五十多萬！山地人信主的一個最大的動力是神醫治了他們兩種咒詛：醉酒與吸毒。很多山地人吸毒，因為離毒品來源太近了，太方便了。但是信主之後，在這兩件事上都改變了，都克服了。所以很多人驚奇、受感動，信主的人越來越多，成爲一個 "Tribal people movement"。

另一件事，去年在基督使者協會主辦的華人差傳九五（被稱爲 "Chinese Urbana"）大會中，有一位講員來自靠近印尼的新加坡，他說：「印尼現在有差不多四千萬基督徒。」我聽見這數字，心裏覺得不容易接受。有一天我問唐崇榮牧師：「唐牧師，你住在印尼，你覺得這個數字怎麼樣？」他說：「大致上是這樣。」就是說基督徒佔全國人口一億九千二百萬的五分之一。近



來在印尼發生迫害基督教的事件，因為基督徒太多了。師梯德牧師 (Rev George Steed) 告訴我：「他們燒了二十多間禮拜堂，也殺基督徒。是很強的一個反基督教運動」。為甚麼？他們感覺受威脅了。

在九六年Newsweek 有一篇文章 "The Pope Goes to War in Latin America"。為甚麼？因為拉丁美洲現有四千萬到六千萬基督徒。相信 Newsweek 一定不會亂說。我記得五十年前聽見南美洲基督徒的人數是二十多萬，現在有二百到三百倍的增長。主的話是真實的，祂開的門沒有人能關，祂關的門沒有人能開。開開關關，造成預料不到極大的果效。這是信心的呼召。主說：「看哪！」，我們說：「是啊！」我們願意憑著信心，走上這條宣教的路。

第三，「宣教人」回應開廣心胸的呼召。保羅西拉回應「馬其頓的呼聲」，超越亞洲的界線

進軍歐洲。歐洲是羅馬帝國的大本營。兩個人赤手空拳，豈不是以卵擊石嗎？但是兩個人被神的呼召感動了。他們看見、他們回應、他們就離開亞洲進軍歐洲。誰能想到，教會宣教二百五十年之後，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教甚麼時候開始墮落呢？我相信就是當教皇戴上皇冠的時候。我們常說：「權力使人腐化」，是有歷史証明的。

甚麼時候我們把自己的皇冠拿下、擁戴基督為王的時候，我們會聽見寶座上有聲音說：「成了！」（啓示錄 16 章 17 節）在啓示錄裏頭，神的寶座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隱藏的寶座 -- 藏在羅馬帝國的寶座後面。啓示錄第一章，約翰看見神的寶座，但那是在異象裏看見。事實上，一般人心目中完全看不見神的寶座，被這羅馬帝國的寶座遮住。第二個階段：半隱半現，就是啓示錄 16 章 17 節中聖殿裏的寶座。這寶座只有聖殿裏的人看見，聖殿外面的人看不見；所以是半隱半現的。但是到了第 21 章第 5-6 節：「坐在寶座的說『都成了。』」。這三個階段都有說：「成了」。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神的寶座完全被羅馬帝國的寶座遮蓋，然而在那個完全隱藏的時候，主耶穌說：「成了」。在半隱半現的階段，啓示錄 16 章 17 節說「成了」。最後在宇宙中心神的寶座上說：「都成了」。感謝神，我們能夠在任何階段，無論我們的眼睛看見或看不見寶座，我們都能說：「成了」。這是我們從異象所得到信心的看見。我們在這一個寶座的保證之下，開廣我們的心胸、超越現在的界線、進入新的範圍去宣教。

第四，「宣教人」回應聖靈的呼聲。啓示錄 22 章 17 節：「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這呼聲從「聖靈」發起；跟著新婦，就是教會，響應這呼聲，都說，來。跟著聽見的人也說，來。這些人聽見了、來了、喝了生命水以後，又轉過身來向外面更大圈的人說：「來」。就這樣一圈一圈地擴大。這節聖經描寫整個差傳歷史的過程：新的一班人進入、領受恩典、轉身向外說，來；使這隊伍行列擴展到普世。這呼聲是聖經最後一章中最後一段的呼聲，讓我們給它起一個名字："The ultimate cry"。

跟著 20 節：「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

快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這是主再來的呼聲；然後普世屬主的人響應說：「阿們」，這真是雷動的聲音。這響應是整體的，也是個人的。不是說，我們願你來，乃是在群體裏有個別的回應：「我願你來」。主再來的呼聲和大使命的呼聲聯在一起，不能劃分，二而一，一而二。

第五，「宣教人」回應代禱的呼聲。這個呼聲在以賽亞書 62 章 6 節開始，「耶路撒冷啊（就是屬於神的人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這句話太特別了，這些守望的人，他們的呼聲不停止，不但如此，他們也叫神不停止工作。經文的意思是：我們不停止祈求，神就不停止工作。我們不歇息地呼求，神也不歇息地工作。我們使神不停止工作的唯一秘訣，就是不停止禱告。到甚麼時候為止呢？「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這就是普世性的教會。舊約的耶路撒冷與新約的教會，在意義上是相連的。這個禱告的呼聲，也是主耶穌自己發出來的：「你們要求莊稼的主，打發他的工人收莊稼。」

第六，「宣教人」回應奉獻的呼召。以賽亞書 6 章 8 節：「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賽亞是一個皇族，地位很高，但是他接受神的呼召。這令我們想到要求神差遣最好的人才出去。你看，聖靈最早差遣的宣教士是甚麼人？是安提阿教會絕對少不了的兩個領袖人物：保羅和巴拿巴。他們禁食禱告的時候，聖靈就說：「差這兩個人出去」。當他們知道聖靈心意的時候，他們一定很驚訝。巴拿巴是那麼寶貴的工人，謙卑地去找保羅來取代自己的領袖地位，這種心胸只有被聖靈充滿的人才會有。他是領袖，但是他知道保羅比他更有恩賜，對教會有更大的幫助。所以他去找，請他來做領袖；這兩個人對教會那麼重要，神說，祂要差遣他們兩個人出去。

我們要向神求最好的宣教士人才。在差傳歷史裏，神不斷興起最好的人才。平常我們認為最好的人才，應該留在教會裏，在後方做教會牧師，做神學教授，做教會領袖。但聖經的價值觀是把這些最好的派出去。差傳歷史中常常見到這種情況；這應

該是我們求的目標之一。但不要誤會說，只要最好的，次好的就不要。神揀選的都是好的。宣教士之間雖有分別，但每一個宣教士，神都寶貴；看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但是讓我們向神求最好的。

我記得好多年前被邀請主領菲律賓各華僑教會每年聯合的夏令會，在菲律賓南部一個城市舉行。大會用英文把主題做出來掛在講台的牆上，"Here am I. Send Me"。有一天晚上起了大風，第二天我們到會場一看，最重要的字 "Send" 被吹掉了，變成 "Here am I. me"。這是華人教會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有沒有這個「差」字，就決定我們差傳工作的成敗，不管多少人在推動，在呼喚，若沒有人去，都是空的。"I, me" 是自我中心。我們在主的恩典之下衝破這一關，這是華人教會差傳工作上極大的突破。

只有從「宣教人」中間才能產生宣教士。我們向神仰望祈求，求神自己創始成終，在這個時代行一個大神蹟，顯出祂右手的能力。禱告：父神，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拿著大衛的鑰匙。主，這兩千年來，我們看見你自己在動工，在引導，在發動，在成全。最後這一段路程中，我們仰望你。主啊，求你再發出你的呼聲，讓我們回應。求主產生「宣教人」與「宣教士」。奉主的名禱告，阿門。

（本文摘自滕牧師於九六年十一月美國德州華人差傳大會中之講稿，經滕牧師過目修正。）

Restoration 更新的禱告

Father, I have lost the feeling of Thy presence.
Yet deep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it is
not because Thou didst leave me,
but because I have wandered from Thee.

"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 have turned every one to his own way."
I confess that I have found
that way hard and wearisome.
My feet are tired of wandering.
My heart is sick of being lost.
I would return to Thee now
and be led of Thee in Thy way,
that I may walk once more with a sense of direction
and a clear light upon my path.

O my Father, receive me -- Thy prodigal child;
prodigal because I have wandered
in a far country,
prodigal in my forgetfulness of Thee,
prodigal in all the blessings I have
taken for granted.
Now, bowing before Thee, I acknowledge them
all.

And now I arise and come back to Thee, my Father,
knowing that Thou art even now
running to meet me,
placing over my shoulders the robe
of Thy love,
placing upon my hand the ring
of Thy forgiveness,
pressing upon me the kiss of a divine love
that knows no limit --
a love which loved me while I was yet
a sinner --
a love that brought Jesus to Calvary.

I thank Thee for that love;
I thank Thee for this restoration.
I thank Thee that Thou art still my Father,
that I am still Thy child.
Amen.

-- Peter Marshall, *Prayers of Peter Marshall*, 25

天父啊，我已不再感到您的同在了。
但我深知道，
不是您離棄了我；
乃是因為我四處遊蕩，遠離了您。

「我們都如同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¹
我承認這條道路疲累難行，
我的雙腿告訴我：「不要再遊蕩了！」
我的心靈亦不願意再度迷失了。

我願再次歸向您，
讓您引我行在您的旨意中；
使我能再度擁有方向感，
讓您的光指引前路。

我的天父啊，求您收納我這個浪子 --
因我曾任意妄為，遠遠離開您；²
因我經常忘記您；
又因我從不珍惜您賜給我眾多的恩惠。
現在我願俯伏在您面前，
承認這一切。

父啊，我如今迷途知返，
我要起來回到您面前，
深信您會跑過來迎接我，
將您慈愛的袍子披在我身，
將您赦罪的戒指戴在我手，
並賜我神聖慈愛的一吻，³
這愛永不止息 --
是在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顯明的，⁴
是領耶穌甘願走上各各他山上的愛。

為著這份愛，我感謝您！
為著這次靈裏的更新，
我感謝您！
感謝您仍作我的慈父，
我仍是您的兒女！阿門！

-- 賴若瀚選譯自 *Prayers of Peter Marshall*, by Peter Marshall, 25

(譯者保留譯文版權)

1. 賽 53 : 6 ; 2. 路 15 : 11-14 ;
3. 路 15 : 18-22 ; 4. 羅 5 : 8

空與情

對佛教的 研究與批判反省 (二)

梁燕城 著

第一部 民間佛教教相分析 (續)



六. 佛教和道教的互相包容式排他

佛教於五胡亂華期間，隨著胡人大舉進入中國，引起中國本土道教的反應，道教徒王浮作老子化胡經，主張老子出關西是去印度化成爲佛陀，此說被佛教徒利用政治勢力鎮壓了，今剩下殘餘資料如下：

「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天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割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興焉。」（顧歡，夷夏論，引玄妙內篇）

「老子西升，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無爲。」（西升經，西升章）

其後佛教也不甘示弱，將此經修改如下：

弘明集有正誣論：「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

佛說申日經：「月光童子當出秦國，作聖君，愛我經法，興隆道慧通和尚作駁夷夏論：「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於是佛教反過來把道教和儒家都「包」過去，把老子和孔子都視爲佛弟子，這種包容並不是寬和性的，卻具有一種高一等的自我評價，是一種包容式排他。

此外，中國人也拜民族英雄關公，而佛教也把關公收入菩薩界，成爲佛弟子。據宋張商英作「重建關聖帝廟記」，言天台山，有大刀鬼神「妖形醜質」，遇智顛大師，「鼓擣而出，曰『我乃關某，生于漢末……死有餘烈，故主此山。……此願捨此山，作師道場……相與發心，永護佛法。』師問所能，授以五戒，帝誠受已……。」



從此中國的關公就變為印度傳來之佛教的伽藍菩薩，如今一些佛廟也將守門護法的四大天王中之一位換上關公，蓋因雙方均拿武器與穿盔甲，形象相似。不過在中國被視為關帝的大神，在佛教的解釋之下，未成佛弟子時是妖怪，成了佛弟子後，不外是守門的神而已。

七. 佛教對基督教觀點的膠妄

1. 佛經中的帝釋即耶和華說

據佛教著名經典如《俱舍論》、《佛祖統紀》、《順正理論》、《瑜伽師地論》等所論述的宇宙觀，佛教的宇宙觀實在是吸納印度古代的神話故事而來，

內中描述的世界與現代科學截然不同，是印度古哲所虛構的一套宇宙觀。在佛經中所謂一個「世界」，與現今所謂「星球」完全不同，世界是一個圓柱形而非球形，圓柱共分上下五層，最低層是空界，上一層是氣界，再上是水界，再上是金石界，再上才是大地，地是一平坦大地，邊界呈圓形，其上則有山川海洋。

大地中央有一極高之須彌山，由七重山將須彌山圍著，每重山間均有海，到最外層之海邊另有一個鐵圍山將它四面團團包圍。鐵圍山外有四大州，其中一州名叫南方瞻部州，形如印度，乃人類居地。當時印度人以爲整個大州就是南方的印度。四大州分處東、南、西、北四方，每州由一天王掌管，即世稱之四大天王是也。各州有不同之海、天，顏色有銀色、黃色、紅色，藍色，人類住的世界屬南方。其海、天均呈藍色。

而世界又分色界、無色界及欲界三層次。欲界有六天在大地及其上空，亦即天堂，色界則共有十六天。無色界則更高於色界，共有四天。

此外又有地獄，在南大州地上有八萬四千個小地獄，亦名孤獨地獄，分佈世間各物如山中，地上，水中，樹上，曠野等等，人在世界隨時會陷入此等小地獄中。世界邊緣又有八黑地獄，南大州下有八寒地獄，各大州下有八熱地獄。又有天、人、畜牲、阿修羅、餓鬼、地獄等六道輪迴。

這些宇宙觀本是荒誕得很，與當代科學所發現的世界觀違背，顯明是古印度神話，連佛教的護教者聖嚴法師，也承認是「佛教學中的謎」，他又說「須彌究竟何在？筆者不敢否定，也無從肯定。」（見「正信的佛教」71頁）因這世界觀明顯地是神話性的、虛妄的，而部份佛教徒竟用這虛妄宇宙觀為根基，說欲界六天中的第二天忉利天，為上帝之居所，其天神名帝釋，台灣的普明燈著佛耶問答中云：「其實上帝名曰帝釋」。

這是典型佛教吞滅和貶斥其他宗教的手法，將上帝放在其二十六天中最底層之第二天，在四大天王天之上。但這明顯與基督教的上帝不同。帝釋原是印度教的因陀羅神（Indra），帝釋梵名釋迦提桓因陀羅（Sakradevanam Indra），釋迦為能，提桓為天，因陀羅為主，名為「能天主」，因與天主教所譯之天主同字，竟就附會為上帝。

帝釋住於須彌山頂，喜見城善見宮，有所謂帝釋網代表緣起世界，帝釋瓶，誦出萬物，在密宗的胎藏界曼荼羅中還有個帝釋天妃。這與聖經所講的上帝毫無相通處，聖經以「上帝是個靈」，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中」，何來住於虛妄的山頂，有宮殿和各種網與瓶之法寶。

這種附會牽強之說，將印度神話中一個低層虛妄的天宮，來套住無所不在，無限永恆的上帝，是一種層次的混淆，範疇的倒亂。上帝是真理層次，無限永恆，與欲界之物欲層次的天宮之類，根本無關，硬套入去祇顯示無知和思想糊塗。

2. 佛教比基督教平等之說

a. 中國佛教改變了印度佛教所謂一闍提不能成佛之說，由竺道生開始主張人人都有佛性，其後中國佛教倡議人人可成佛，故平等；今佛教中人喜歡指責基督教中人人不能成上帝，故不平等。此說之誤在對概念層次的混淆，把作為人的覺者（佛）混同於作為終極真理的上帝。其實上帝指真理本身，類似佛教所言之空，是屬真如或真諦的真理層次，佛是悟空的人，是屬人的層次，成佛與成為基督徒是同一層次，人人不能成空，祇能悟空而成佛，人人也不能成上帝，卻可信上帝而成基督徒。其實基督徒也是覺者（達佛境界），蓋信主者皆悟虛空之虛空也，聖經講此空的道理，遠在釋迦出生之前。

b. 宗教戰爭問題 -- 佛徒以西方歷史中有十字軍和宗教戰爭，歸咎基督教，其實歷史上在佛教名義之下也有不少殘忍事情，如阿育王見尼乾陀人造佛像，認為有違佛言，竟於花子城屠殺一萬八千尼乾陀人，又如 1081 年日本延曆寺僧徒數千披甲持刀，火燒三井寺，屠殺其僧人，又東塔寺法藥禪師，領僧兵搶劫殺人，仍被稱為「大眾神人」，更受天皇保護其寺，成為罪犯流氓投奔之所。

又二十世紀推動法西斯主義的井上日昭，在鎌倉山修佛法，以日蓮主義建立天皇中心，成立血盟團，於 1932 年暗殺元大藏大臣，加速侵華野心，故法西斯主義為佛教所推動和贊成。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各寺院推行恤兵事務機關支持侵華，又編中日事變資料，說侵華為

合法。1941 年佛教連合會參與日本宗教報國會，宣言云：「發揚皇國宗教的本旨，向大東亞共榮圈建設邁進，協助建立世界新秩序。」又獻梵鐘製武器。後又主張「掃滅反皇道思想」。這都是用佛教名義進行的戰爭和屠殺。

又如在西藏，當喇嘛大機在握之後，達賴五世就曾發出諭令，對拉日孜巴的農奴下令：「你們再企圖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權拉日孜巴對你們施行砍手，砍腳，挖眼，打和殺。」現代中國政府在甘丹寺發現手銬、腳鐐、棍棒，和用作剜目，抽筋的刑具，不少農奴也親身被剜眼破肢，全都有檔案留存。

佛教徒若認為以上暴行及對暴行之支持，不是佛教本意，也請他們以同樣標準看歷史上的基督教，不能為了傳教之便而混淆黑白，用雙重標準作論斷。



3. 耶穌到印度之說的虛妄性

佛教徒近期不斷推銷一種耶穌到印度學佛說，主張耶穌也是佛教的一位活佛或菩薩，這種觀點來自一流傳。1890年，俄人羅套雲茲（Notovich）在美國出版《聖伊薩生平》（The Life of St Isa）一書（1894年改名《耶穌佚史》The Unknown Life of Jesus Christ），宣稱曾到喀什米爾旅行，在山區密宗 Hemis 修道廟，聽聞有一名「伊薩」（Isa）的以色列先知曾來印藏一帶學習。羅氏自稱後因傷足而住廟中，該廟喇嘛還在其圖書館中取出兩冊厚厚的古卷，羅氏經翻譯者告知，謂此即伊薩的故事，用巴利文併藏文寫成，說伊薩十三歲由以色列來印度，學印度教，後因主張衆生平等，被迫害而逃尼泊爾，學佛教，二十九歲回到西方去。羅氏後來發表此說，主張這一位伊薩即是耶穌，謂聖經記載耶穌十二歲在聖殿，之後就記載他三十歲出來受浸和傳道的事蹟，中間去了印度。



此外也有另一傳說，據1413年波斯書《喀什米爾史》（Tarikh-ikashmir），記有一位先知名叫「也斯阿薩」（Yuz Asaf），悟得最高境界，並曾協助喀什米爾君王重建已遭破壞的所羅門王殿，在柱上刻有記號，指明也斯阿薩是最高祭司，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知。並宣稱在喀什米爾的史詠拿迦（Srinagar），有這位聖人之墓云云。

十九世紀末，回教的異端阿瑪迪斯派（Ahmedis）教士 Ghulam Ahmad，宣稱得真主啓示，謂耶穌在十字架上並沒有死，卻來了喀什米爾，名叫也斯阿薩。之後在1910年有一梵文書出版，自稱為115年古卷翻譯，說印度王見一先知名 Yusahaphat，穿白衣，說話有智慧，阿瑪迪斯派即說這是也斯阿薩，即耶穌。但阿瑪迪斯派卻否定耶穌青少年時到過印度，與羅套雲茲之說矛盾。

這兩傳說本都像狗尾續貂的著作，不外是《少年耶穌》與《耶穌福音後傳》出爐，學術界本不重視，但也有人一本正經地研究，如 Kersten 寫《耶穌在印度》一書，不但說耶穌來自印度，連摩西、所羅門王等都死在喀什米爾。之後也有佛教徒宣揚，認為耶穌是佛弟子，觀點就像南北朝慧通和尚所主張，佛大弟子摩訶迦葉，來了中國被稱為老子，而光淨童子（又稱月光童子），來了中國被稱為仲尼，以孔、老二子皆佛弟子。這類見解認定印度為世界文化中心發源地，由此而建立佛教包容一切的意識形態。

a. 耶穌在印度證據缺乏 —— 有關耶穌是否去過印度的爭論，問題在主張者的基本證據，在所謂存在於 Hemis 修道廟的《伊薩經卷》及在史詠拿迦的「也斯阿薩」墓穴。但兩大證據均無法真正找到。

據俄人羅套雲茲所言，Hemis 修道廟中的《伊薩經卷》有八萬四千片經頁，用巴利文併藏文所寫，且原本存於西藏拉薩，經內記錄伊薩先知由以色列來喀什米爾修道學佛和印度教。這些經文既如此繁重，且藏在重要圖書館中，理應不難找到，但在1973年深信此說的 Kersten 到 Hemis 尋找，喇嘛竟說查無此書，而拉薩也無任何證據說此書存在。以前雖有旅遊家在一帶，傳聞有此書存在，更說見過而又譯了部份出來，問題是這些都在羅套雲茲傳講之後，其所聽聞或閱讀資料，可能已受了

羅氏書本所影響，要證明此經卷真的存在，必須找到原典。

假設有人宣稱在敘利亞和以色列邊界一些荒涼的廢墟中，發現一古修士之洞穴，記載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有位印度王子，遠涉來此尋道，得到猶太祭司和文士們教導所羅門的傳道書，得悟虛空之理，後回印度菩提加耶，坐於菩提樹下大悟，此王子名薩茄，原來即是釋伽牟尼。只要說這秘卷已消失在沙漠中了，則自可引起一番推測，甚至會有人研究死海古卷和釋伽古卷的關係。

問題是這種宣稱的最主要原典已不存在，其真實性即不可能建立，如今所謂《伊薩經卷》，正陷入這種情況，各方面的討論只是一廂情願式的解釋，特別是佛教中人渴望把基督教收納為其門下，而作出種種假想的推論。

如今且退一步看，假設《伊薩經卷》真的存在，不過已在歷史中湮沒，則是否確實的記載呢？是亦無據。縱使真有這經卷存在，亦絕不可能是公元第一世紀的記載，蓋傳述者謂在 Hemis 的經卷用巴利文併藏文所寫。而在公元第一世紀，西藏仍是蒙昧，未有文字，要到公元第七世紀的吐蕃國，藏王松贊甘布（569 至 650 年）與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公主結婚，引進佛教，才派頓彌桑布札及一批人到印度學佛，習梵文，以梵文為本創造藏文字母。至此藏文才正式成立。由此可見，任何藏文記載，均在公元七世紀之後。則若真有巴利文併藏文記錄的《伊薩經卷》，亦必是七世紀以後的作品，而重要的文字著作及密宗古廟的建造大都是十世紀以後的事情，故《伊薩經卷》要是真存在，亦必寫於耶穌之後七百多年到一千多年，這類著作已無任何歷史意義，不外是後人偽作的《耶穌後傳》之類而已。羅氏說拉薩存有巴利文原本，但拉薩也是七世紀才開發，從前本是稱為拉沙的牧羊地，其最古的周毘廟也建於七世紀，遠在耶穌之後，怎會藏有第一世紀的原本？若有，在如今交通發達之下也早應公諸於世。

b. 也斯阿薩是否耶穌？ -- 有關耶穌曾到印度的另一證據，就是在印度喀什米爾史詠拿迦的也斯阿薩陵墓，有些人認為這位也斯阿薩就是耶穌，此墓為耶穌死在印度的證據。

這個也斯阿薩陵，據 1776 年史詠拿迦的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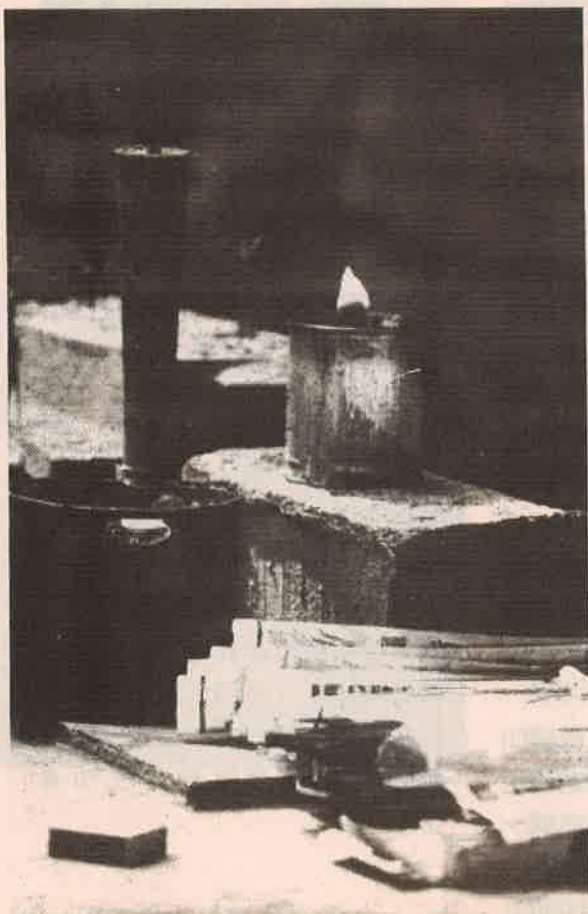


位法官判定是屬米亞（Mir）家族所擁有，埋葬回教一五世紀聖人偉力斯佛（Rievi）其下層據說即也斯阿薩墓穴。但據兩位想證明耶穌來過印度的 Kersten 與 Kaiser，均沒有在陵內尋到原初之所謂也斯阿薩墓。

維真尼亞理工研究所歷史學家巴伯斯（Pappas）曾去信給印度史詠拿加旅遊局，詢問有關事情，得到轉給印度政府考古學部門覆信，指出該名為 Rozabal 的陵墓，外面的建築並非古代，是後來加上的，至於該墓是否屬耶穌的呢？考古部門說：「從考古學的觀點，及由於缺乏物理證據，並不能肯定這是耶穌基督的墓穴。」

至於另一證據，是十五世紀的一本喀什米爾史，稱有一所羅門廟，位於史詠拿加以東之山上，約於公元 78 年，也斯阿薩先知曾協助重建此廟，在此廟的梯級邊牆上，刻有「也斯阿薩是巴利以色列人的先知」及「在 54 年，也斯阿薩宣稱其先知身份」。

何以在喀什米爾山區無端有個所羅門廟呢？回教的異端阿瑪迪斯派認為所羅門王雖遠在以色列，但作為一聖人，是可凌空飛去世界各地說法，故所羅門王飛到喀什米爾教化衆生，並在山上建了所羅門廟，這種神話說法自無任何歷史考據意義，但部份回教徒深信此說，其口傳故事中，均認為確有此廟存在。可是當代考古家Kak在研究喀什米爾所有古紀念碑時，並無提到有這重要古廟的遺蹟，歷史學家 Barnzai 寫《喀什米爾史》時，也全無提及也斯阿薩，似乎在嚴肅學術研究中，有關也斯阿薩及所羅門廟的一切，只是虛妄的神話或傳說，不具客觀性，也無歷史根據。



另一方面，古代回教資料提到也斯阿薩也矛盾重重。1891年 Hasan 的著作，說所羅門廟牆上寫也斯阿薩來自埃及，不是以色列。其他著作如一九零三年的《喀什米爾史》，謂也斯阿薩是錫蘭來的王子，而1949年 Sufi 寫也斯阿薩是埃及派來喀什米爾的大使。可見記載甚混亂，且按其說，也斯阿薩絕不是耶穌，是來自埃及或錫蘭的人而已。

此外，有關重建古廟的年份，所謂 54 年，據歷史家巴伯斯 (Pappas) 研究，若依其地常用的年曆 Lankika，喀什米爾的 54 年，當是 Lankika 3054 年，即公元前 22 年。另查其他五個年曆，54 年兩個在公元前，三個在公元後一百多年或一千多年，絕不可能與耶穌年代有關。

此外，公元一世紀期間，整個中亞洲都在戰亂中，喀什米爾的健陀羅國，在這期間先後被大夏人、安息人、釋迦人、大月氏人所交相侵奪，大夏在北印度的閼賓國，於第一世紀被大月氏的貴霜所滅，據金太山塞種史研究所推定，74 年份為公元 19 年，正是所謂耶穌在印度修道時間，時大月氏與釋迦族人交相入侵北印度，兵連禍結，十三歲的耶穌若要修道，跑到死海曠野就可以，無任何理由跑去印度，到了印度也不可能靜修。而當時北印度是耆那教勢力，也非佛教地區，要到 184 年佛教才在笈多王朝復興。

由此，所有關乎耶穌赴印度的證據都被歷史學家檢查，均不成立，耶穌赴印度之說祇為虛妄傳說，也是別有用心的偽作。其實依聖經記載形式，重要人物如施洗約翰、大衛、摩西等，均沒有講其青少年的整個過程，只有些重點記載，是否每個都有失蹤的歲月呢？很明顯不是，而是猶太人記載的特色是如此，記載耶穌也無例外，除非人人都詳盡的青少年記載，獨耶穌沒有，那麼才可以產生所謂耶穌失蹤之謎的問題，否則有關耶穌的記載，沒有特別記載他青少年時代的事情是很正常的。

(本文第一部完。第二部日後續登。)

(梁燕城博士現任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聖彼得堡 通訊



志學今天早上接到電話，一位在聖彼得堡加列寧理工學院就讀的尹姊妹氣急敗壞地告訴他，她的一位同學周姊妹，自星期日聚會後就沒有回宿舍，差不多兩天了，到處都找不到她，同學已報警。我們聽後心直往下沉，知道周姊妹星期日離開教會時確是鬧情緒，後來發生了甚麼事？尹姊妹不斷問：「怎辦？怎辦？」我們也束手無策。掛線後，我們懇切禱告、很擔心。不久，尹姊妹和周姊妹打電話來，笑嘻嘻地說：「愚人節快樂！」今天是四月一日，我們恍然大悟，舒了一口氣，與她們一起嘻笑。難得在事奉中加進一點有趣的小插曲。

我們來聖彼得堡牧養教會，匆匆已兩個月。教會的景況十分荒涼，是一種屬靈的荒涼，感受不到神明顯同在的荒涼。我們觀察教會致命之傷是因有聖潔

的破口、會友敗壞的見證和錯綜複雜的人事糾紛。因此一方面我們須加強聖經真理之教導，不是空泛概括的教導，是直接有關生命行為的具體應用；另一方面我們須追求內部的潔淨，同工們首先得對付罪和悔改。不然，教會成為藏污納垢之地，跟世界沒有分別，也成為外間的笑柄；所有的努力，辦聚會、搞活動、出刊物，只是在沙土上建築，不會有長遠影響，將來有一天都必垮下，教會也得不到神的賜福。

為了服事這裏為數不少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自3月13日起，每星期四晚上，教會有學生團契聚會。志學負責主講一系列環繞「交友、戀愛、婚姻」的專題。有很長時間他已沒有講這類題目了，想不到現在因需要而再次思考整理，把聖經倫理應用在一個跟從前完全不同之處境中。

請你與我們一起為下列事項禱告：

1. 為教會的復興禱告。同工們決定每星期三晚上禁食祈禱，在原本用來燒飯和吃飯的時間為教會禱告。求主特別捆綁淫亂的靈和紛爭的靈。

2. 為在加列寧理工學院建立福音據點禱告。團契最近來了三位同學，他們是學生中的

「大哥」，學生們打麻將和看錄影帶都上他們房間去。若能帶領他們歸主，會有連鎖效應。

3. 過去兩週崇拜已沒有伴奏。我們須籌款購買上述器材，求主供應。你若

有感動，請寄奉獻至「大使命中心」，支票上註明為「聖彼得堡華人教會購買器材用」。

4. 志學右小腿挫傷康復緩慢，仍需用拐杖，影響行動和探訪。求主醫治。

俄羅斯嚴冬已過，春天已漸漸來臨。願屬靈的春天也能早日臨到聖彼得堡華人教會。

(王志學、陸惠珠、王爾民)

Chi-Hok Wong

Tramvaynyy Prospekt

d.25 kop.02 KB.9

St. Petersburg Russia

Tel: (7-812) 255-5044

E-Mail:

chihokwong@infopro.spb.su

(雖然我們不大信任俄羅斯之郵政服務，你們仍可嘗試寄信給我們，看看能否收到。)

西班牙華人福音工作新契機



很興奮能與你們分享近來服事情況。三月九日馬德里教會有十二位肢體（六男六女）受洗加入教會。過去三個月，我們在各城市的華人教會奔走服事，建立全國事工網，而在馬德里更加倍努力；感謝神，有廿多位決志信主。公開施洗之前，他們都受過仔細的輔導、基要真理教導、受洗要義的錄音帶課程（我與師母合製），再經過面談、書寫個人見證、在信徒會眾及家人親友中有良好見證、生命有真實改變、有重生確據等過程。教會信徒增加，許多人受激勵、願多傳福音。有全家歸主；有多人流淚不止，一直禱告讚美；有人真誠公開認罪悔改，聚會場所常充滿聖靈的大能，滿有喜樂與合一的見證。我們見神親自在信徒生命中動工，心中很得安慰，信心也增長。

師母在馬德里教會的服事深入會眾心靈，幾乎是一位全職牧者。難得她帶著兩個年幼孩子輔導這麼多人，又預備主日信息（每月一至二次）、青少年英文班及團契、初信造就、分區聚會、為眾華人代禱。因師母被神重用，我可以放心往其他城市拓展事工，也一直沒有忘記神所給我們的負擔是為全國福音的需要。

Valencia 原本只剩六、七個會友，更無同工；我每月兩週固定地去牧養，目前不但教會已穩定並開始恢復信心，有幾位新會友決志要受洗，另有一愛主姊妹全時間奉獻。

我四處奔走時，常聽到由一些小城市傳來的呼喚；有少數中國人在那裏開店，因工作時間關係無法聚會，沒有傳道人到過，附近也無教會。為這種福音需要，我計劃增加佈道裝

備、成立「影、音、文字工作中心（或部門）」，使用福音錄影帶及錄音帶、單張、書籍、教材等，或福音書房事工。只要任何地方有一位當地人負責聯絡，便可用這些影音文字工具開始佈道工作。

目前已經收到臺灣浸信會「福音寫真」錄影帶卅卷，關島解英崗牧師寄來「好消息、福音講台」八套，共一百五十卷。馬德里教會已在西班牙華人報紙開闢專欄，刊登福音見證及教會信息；更有信徒有負擔投身於福音書房事工，及擔任影、音、文字部行政幹事；在各地交通會教會中招募青年才俊投身參與作電腦打字、錄音技術及器材的操作，亦有些回應；每週我家傳真機收到各城市的稿件等等。我們儼然已步入科技福音事工時代。

此地的華人大部份從事餐館或成衣廠基層工作，工作時間長，加上生活費用高，因此許多人將孩子送回中國，一來為省錢（在西班牙僱用兩個孩子的保姆費相當一個成人全薪工資），二來是為了讓第二代有機會學中文。因

此，我也計劃讓幾位原是幼教的專業人員及自己有孩子也願意參與的姊妹，開始籌備一個「幼教中心」作為本教會之附設福音預工及教育部門，既可為一些婦女開創有意義的工作，也可解決華人幼兒照顧問題。藉此又可在基督教的環境中從小培養第二代華僑。全西班牙幾萬個華人家庭，但沒有一所中文幼兒園，更沒有中文基督教學校（只有天主教學校），若是主賜福，我們將首創一間中文學校，且是第一間中文基督教學校。

馬德里教會的堂址仍在物色中，現有一韓國教會因人數增長需要遷堂，計劃將舊堂出售，我們正在洽談中，請代禱。

以下幾個重點工作，請眾肢體多代禱：

- 師母全力承擔馬德里教會事工。
- 設立「影、音、文字中心」，並推動在全國設立福音據點。
- 籌辦「幼教中心」。
- 洽商建堂事宜，並分設北非、歐洲、臺灣、香港等籌款代表。
- 到各地教會（Valencia, Zalagoza, Barcelona, Cuenca）進行同工訓練。
- 預備安排短宣隊到西班牙的事工。

（高崇志、陳靜茹）

多倫多教會

援助阿爾巴尼亞

隨著各東歐國家政治開放，阿爾巴尼亞亦願意接受西方物資的援助，阿國文化及宗教部長更向王永信牧師宣稱歡迎宣教士進去工作。

長年在共產政權下的阿國，戰禍連年、生靈塗炭、人民生活艱難。大使命中心本著傳

揚全人福音的信念，鼓勵美、加教會伸出援手。在大使命中心的邀請下，多間多倫多華人教會決定集資購買日用品、食物、衣服及藥物幫助當地居民，透過 Canadian Feed The Children (CFTC) 的幫助，在 CFTC 的貨倉中

包裹、裝箱；救濟物品終於 1996 年 10 月送到阿國的 Stephen Center (SC)。這次對阿國的援助計劃共籌得約一萬加元，減去救濟品及各項雜支外，所餘款約 2,600 加元，將為日後類似的援助計劃使用。

當多倫多的弟兄姊

妹收到 Stephen Center 寄來的錄影帶，看見派發救濟品的過程以及 SC 在當地的工作時，都滿心喜樂。對這次計劃，多倫多弟兄姊妹深感「施比受更為有福」，並見證主所說：「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路 6:38)

Toronto Churches Sent Relief Aid to Albania

Following rec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ern Europe, Albania is starting to accept assistance from the western world. Government official of Albania even told Rev Thomas Wang earlier that they welcome missionaries into the country.

Under the Communist rule for a long time and enduring incessant war, Albania has been severely ruined and lives of people miserable. Committed to world evangelization, the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called for churches in US and Canada to offer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 of Albania. In response, a number of Chinese churches in Toronto banded together

to purchase non-perishable food, hygiene products, clothing and medicine for the relief of the Albanians. With the help of Canadian Feed the Children, these goods were delivered to the Stephen Center in Albania in October, 1996.

This Relief Aid Project collected a total of Can\$10,000. The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 project is Can\$7,400, including cost of goods, transportation and sundry expenses. Remaining funds will be used fo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When brothers and sisters saw the video tape sent by Stephen Center on the distribution process and the ministries of the Center,

their hearts were filled with joy and they thanked God for giving them the ability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They all felt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and trusted in the promise of the Lord: "Give,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A good measure, pressed down, shaken together and running over, will be poured into your lap. For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it will be measured to you." (Luke 6:38)



In the cargo hold. From left to right: Dorothy Wallis, Siobhan O'Leary (both of CFTC), Bruce Lam, Timothy Yeung (both of Logos Baptist Church), Fred Tham (R Hill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and Rev Peter Mah (Logos Baptist Church).

從舉手到工場

跟進 '97 奉獻者培訓營

根據相當可靠的估計，90%以上曾作全時間奉獻的人沒有真正進入全時間事奉。在今天華人教會極端工人荒的時代，這是一個刻不容緩、急待解決的問題。

大使命中心將與北美各地華人教會聯繫，舉辦「跟進 '97 -- 奉獻者培訓營」。主題為「從舉手到工場」。

此次大會的目的是跟進、幫助已奉獻者自我省思，重拾起初愛心，重整人生方向及目

標。大會將邀請神學院、教會及宣教機構代表出席，當場提供有關神學進修、教會事奉及宣教工場等第一手資料。

假若你曾作全時間奉獻，假若你認識曾作全時間奉獻的弟兄姊妹，這次大會是為你而設。請鼓勵和支持已奉獻者參加，並在禱告中記念。報名詳情請參閱右欄，並請向大使命中心索取報名表格。

日期：1997年11月26至30日（週三至主日）

地點：大使命中心銅谷禱告營

費用：報名及材料費 -- US \$40

（9月30日以前報名者 \$30）

膳宿費 -- US \$120

（五天四夜膳宿，包括機場接送）

名額：80名（先到先得）

報名截止日期：11月10日

報名方式：郵寄、傳真或 E-mail

付款方式：支票抬頭人 "GCC"

memo 處請註明「跟進」報名

報名處：大使命中心銅谷禱告營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769 Orchid Hill Lane

Argyle, Texas 76226

Tel: (972) 445-5490 (817) 455-2205

Fax: (817) 455-2198

E-mail: 74513.3361@compuserve.com

「差傳：教會的命脈」

一九九八年德州華人差傳大會

德州華人差傳大會總籌備委員會及節目部分別於九七年一月十五日及三月六日在大使命中心開會，決定第二屆大會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二至十五日舉行。日間聚會在大使命中心銅谷禱告營，晚堂聚會則使用達福地區華人教會。主題定為「差傳：教會的命脈」。十三、十四兩日每日的主題講員為 Dr Ralph Winter 主講普世差傳的發展及

前瞻，及 Dr Walter Baker 主講差傳的聖經神學。王志學博士會帶領晨更崇拜，特別著重宣教士偉人的事跡。晚堂聚會的講員為張子華牧師（「神的



旨意」），劉傳章牧師（「堂會的責任」），及王永信牧師（「總動員」）。下午安排有研習班，題目包括不同年紀的差傳教育，宣教士的徵召、訓練及

支持，差傳須知，差傳實例等。

籌備委員會並討論以下事項：德州華人教會差傳事工調查，差傳教育的推動，差傳課程的編寫，宣教士的訓練及支持，以及大會的長期策畫及推動。此次出席籌備委員會者有梁作榮牧師，沈志明牧師，常思恩牧師，韋饒元牧師，王文堂牧師，陳伯安牧師，王永信牧師，陳惠文姊妹等。

全球福音會議

定公元二千年

在耶路撒冷舉行



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 (AD2000 And Beyond Movement) 計劃於公元二千年十二月在耶路撒冷舉行全球福音會議，同時慶祝彌賽亞降生二千年。這次大會結合會

議與聖地體驗，出席人得雙重屬靈福份。

主後二千運動的董事會早在 95 年漢城福音會議 (GCOWE '95) 中，原則性決定這次會議的日期和地點。經過一年半時間與當地教會領袖磋商、官方商議、場地視察等初步探測，選定耶路撒冷國際會議中心 (Jerusalem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為大會會場。

雖然距離大會還有三年半時間，籌備工作已開始。主後二千運動國際主任 Luis Bush 已邀請不同地區、不同背景、有籌辦國際性會議經驗的同工，組成國際協調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Hyung Ja Lee (榮譽委員)、Luis Bush (國際聯絡)、Ross Campbell (非洲及南太平洋)、Valentin Gonzaler (西班牙語系)、Salim Munayer (阿拉伯語系)、Chuck Kopp (以色列及中東宣教代表)、Oswaldo Prado (葡萄牙語系)、陳惠文 (華人)、John Song (韓國)、John Richard (南亞)、Ed Pousson (東南亞)、Doris Bush (hostess)。

在耶路撒冷負責本地籌備工作的工作委員會 (Host Committee) 亦已組成：
 Ilan Zamir, Salim Munayer, Chuck Kopp, Labib Madarat, Evan Thomas, Asher Intrater, Philip Saad, Peter Tsukahira.

國際協調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於本年二月廿四至廿七日在耶路撒冷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短短數天的密集會議中決定了大會的目標和總方向，籌備同工們更拜訪當地官員，取得他們首肯，在出入境手續上協助。



大會日期： 2000年12月27日(早)至2001年1月2日(晚)
大會名稱： 慶賀彌賽亞 -- 聖地2000 -- Celebrating the Messiah -- Holy Land 2000 --
主題： 頌揚彌賽亞，耶穌基督感謝祂的大作為等候祂，必要快成的事
 (Celebrating the Messiah for who He is, thanking Him what He has done, and anticipating what He will do)

日程表：

12月26日 報到
 12月27日至1月2日 會議及聖地參觀 (由於猶太人安息日，國際會議中心將於週五下午至週六晚上關閉，大會將安排至耶路撒冷各地參觀)
 1月3日 賦歸
報名費： US \$400 (連同報名表付，恕不退還，但可申請轉讓別人)
報名截止日期： 1998年6月30日
膳宿費 (包括會期內耶路撒冷遊覽及本地交通費)：

| | 雙人房 (每位) | 第三位減價 | 單人房加價 |
|------|----------|-------|-------|
| 豪華級 | \$845 | \$45 | \$332 |
| 一級 | \$698 | \$20 | \$347 |
| 經濟特級 | \$561 | \$14 | \$191 |
| 經濟級 | \$498 | | |

籌備委員會計劃在全球二百個國家中邀請五千位教會領袖參加。因場地關係，每國家有一定分配名額，額滿即止，報名者請從速。此外，大會延聘會議顧問公司處理行政，故報名截止及收費截止

日期比較嚴謹，敬請注意。

華人同工同道欲參加者，請即與大使命中心副會長陳惠文姊妹聯絡。

另主後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於97年6月30日至7月5日會在南非首都召開

全球福音諮詢大會，預計有來自一百個國家的五千位宣教領袖參加。



1997 年大使命中心短宣隊機會

大使命中心歡迎眾弟兄姊妹參加短宣隊去下列宣教工場、參與福音預工、開荒佈道或門徒訓練等事工。請及早向大使命中心報名！

哈薩克斯坦 三月至十一月，每月一隊

人數：每隊十人左右。

工作：醫務，中英文教學，工程，輕工業等。

時間：二至四週。

地點：馬山成，白彥虎。

服務對象：華裔回民 — 東干人。

要求：重生得救之基督徒，願以生命見證基督的愛，並受過以下專業

訓練或具備該專（行）業工作經驗，會陝西方言或俄語更佳：

醫護 — 內外科醫師，牙醫師，針灸師，腳底按摩師，藥劑師，護士

教育 — 中文（會羅馬拼音，簡體字），英文，電腦

工程 — 土木，水利，水壩，食水淨化

輕工業 — 罐頭製作、洗羊毛、麵粉廠、榨油廠

費用：每人一仟五百至二仟美元（另報名費每人七十五美元）。

西班牙 五月，一隊

人數：五至十人。

工作：信徒培訓、輔導。

日期：五月八日至廿四日。

地點：馬德里等西班牙六個華人聚居的城市。

服務對象：華人基督徒為主。

要求：信仰福音之成熟基督徒，受過個人佈道，小組帶領，門徒訓練，個人輔導等訓練。

經驗：曾擔任成人主日學教師，團契導師，陪談員，長老或執事。

費用：每人約三仟三百美元（另報名費每人五十美元）。

匈牙利 七月，一隊

人數：八人以下。

工作：教授釋經學，主日學教導，小組組長訓練或個人佈道。

日期：七月三日至十八日。

地點：布達佩斯市。

服務對象：華人基督徒為主。

要求：信仰福音之成熟基督徒，受過個人佈道，小組帶領，門徒訓練，個人輔導等訓練。

經驗：曾擔任成人主日學教師，團契導師，陪談員，長老或執事。

費用：每人一仟五百至二仟美元（報名費每人五十美元）。

俄國 六至七月，一隊

人數：十五人以下。

工作：教授釋經學，主日學教導，小組組長訓練或個人佈道。

日期：六月三十日至七月 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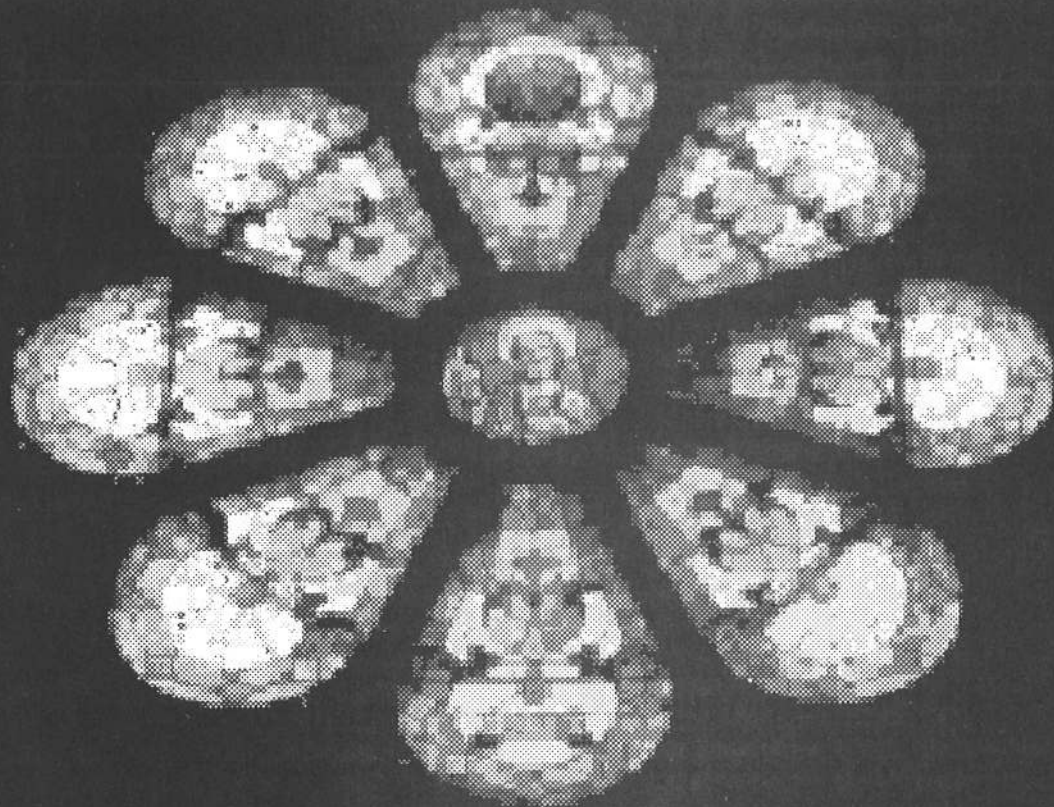
地點：聖彼得堡。

服務對象：華人為主。

要求：能以普通話作個人佈道，並願意體驗異文化生活的難處和技巧之成熟基督徒。

經驗：曾擔任成人主日學教師，團契導師，陪談員，長老或執事。

費用：每人一千五百至二千美元（報名費每人五十美元）。



芬尼之

「復興的七點跡象」

王永信 著

Charles G. Finney's

"Seven Indicators of Revival"

芬尼生於1792年，是神所重用的器皿，神藉著他在美國及英國多處挑起大復興，帶領極多人歸主、進入教會。以下是他按多年的寶貴經歷，所列出復興來臨以前一些可能跡象：

當神顯示祂的大能

當基督徒為人的惡行而傷痛自卑

當許多人開始為復興禱告

當牧師傳道人重視復興與屬靈甦醒

當基督徒們彼此認罪

當基督徒們願為聖靈之動工付上代價

當傳道人與信徒願意讓神隨己意揀選器皿、促進復興

按照你的觀察，今天華人教會中有沒有復興已臨近的跡象？